



09956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四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疏 乞休類

衰病不能趨任懇乞 天恩特准致仕以保餘

生疏

臣年五十九歲係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人嘉靖二十

六年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鄖陽等處

軍務陞南京大理寺卿聽用萬曆八年內蒙改應天

府府尹未任聞該南京科道官王良心王許之論臣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四

縱肆奉

旨照舊回籍聽用萬曆十年內科道衙門舉薦人材

內有臣姓名吏部覆准起用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覩邸報吏部題為缺官事

聖旨王世貞起應天府府尹欽此臣行能淺薄出處

乖踈生平不善雕飾以來憎口方閉門思譽沒齒無

覬猥蒙

聖恩過采言官之薦旋允銓部之請鏗瑕洗垢起骨

嗑枯俾尹留京復齒九列今

乾行在御



離照當天朝靡倖位野鮮遺詰臣雖至愚極陋亦思
依附風雲驅竭犬馬上酌生成之

大造下補東隅之曩失而賦分有定與顧相左蒲柳
易衰葉榆漸迫自往歲一疾踰歷三時雖藉醫藥強
起稱人而髮白殆盡齒餘無幾精神耗弱動止曠憊
若遂竭蹶趨 命必將委頓道途卽使黽勉赴官亦
當昏忘職業又竊思之臣所可見者不過鞮線之微
而所愧者乃有丘山之累夫以旃席之上夔龍接武
弓旌之地麟鳳萃止而以衰病不肖如臣者忝之小
則有濫竽之譏大則有敗群之誚亦非所以裨益治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 百四十四 二

功稱塞 德意也臣情出由衷事非得已伏乞

勅下吏部許臣致仕仍守閤并臣未死之年沐浴

聖化歌咏

大業或可少効涓埃之報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舊疾轉劇再乞 天恩賜容仍守田里冀存餘

恩疏

臣於萬曆十二年正月內覲邸報補臣應天府府尹
自揣才力衰庸不堪驅使已具本陳情乞休去後本
年二月內接覲邸報吏部題爲闕官事推得臣與大
常寺卿溫純俱堪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奉

聖旨王世貞陞南京刑部右侍郎隨據部咨到臣比時臣竊自念世受

國恩生之士節雖亦敷歷中外粗效犬馬之勞而虛糜廩祿未收桑榆之效

陛下下體之仁不遺葑菲溫綸之錫再賁蓬茅臣雖蠢陋無所知識豈敢忽忘蹇蹇之忠株守硜硜之見坐畏驅策偷卽宴安而小人福過災生心長晷短舊歲邁軸之餘轉成膏肓之患卽今胸膈痞悶頭目昏肌肉漸消步起無力猶異

聖慈俯亮乞骸之請獲遂丘首之私乃於三月二十
兗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四 三

三日復覩邸報該吏部覆臣疏奉

聖旨王世貞着遵新命赴任供職欽此臣雖欲自力黽勉就道而病勢轉增醫藥罔措生趣漸遠死期垂迫竊復自思所以早衰之故祇緣生稟既薄舉動任情不思濡首之節竟乖伐性之戒營衛踈脫真元耗漓積漸至此內悔何及夫慕虞廷都兪之盛者雖不敢棄糠藜之接席沐舜世仁壽之風者或庶幾與鳥獸而馮生

陛下若還臣以一丘賜臣以餘日尚可希冀萬一苟完殘驅臣實迫切無所飾假伏乞

敕下吏部查覆許臣致仕或在籍調理不勝感激涕
命之至

衰病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賜保田里疏

萬曆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接到邸報吏部題南京
缺官事該南京兵部缺右侍郎推得臣與南京大理
寺卿舒應龍俱堪任奉 聖旨王某起南京兵部右
侍郎欽此竊念臣以草茅下士蒲柳弱質於人無所
比數先年緣病得衰積衰成癯以故甘托物外之跡
自遠維新之 朝益再墮而不敢覬出再起而不能

應召者於今十有一年矣今年九月內 陛下採廷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四

四

臣之議伸禮官之守俾臣之先臣某得沾贈官祭葬
爾時臣即擬竭蹶奔走叩首 玉階而病不任行且
例無親謝僅以一介單辭干冒宸嚴方切悚惶莫知
所措不意復塵啟事獲玷除書大自古君上之恩莫
大於榮施其親而人臣之感恩亦莫深於得致所欲
於其親 陛下之恩若此苟非木石其軀孰不鏤骨
思報即使肝膽塗地亦且甘心不辭况 陛下躬被
堯舜之德勤思唐虞之化公卿大夫滌慮而奉職業
搃擊而談仁義岩穴之士稍有一長自見一識可采
者亦延頸而思效而弓旌之召再及於臣臣雖不才

束髮讀書服膺古訓大馬餘忠芻蕘鄙識亦欲藉未
盡之年而竊致之但伏而自思有必不能出者臣自
壬午之歲構恙膏肓幾與鬼伍雖賴醫藥勉強支持
然而髮白殆盡齒落無餘脾胃削弱飲食減省元氣
耗於少年之麪蘖心血枯於中歲之筆研卽雖年未
篤老而厭厭無復生氣豈能執掌刀筆追定國之精
明畢身疆場等新息之矍鑠若謂卿佐稍崇南曹差
簡可以優游祿食苟免愆戾躡取崇顯不虞負乘則
臣之一出匪以報國祇爲身謀上孤奕世生成之恩
下墮居平進退之義 陛下亦安所用之臣不勝慙
矣

舟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

五

沮微念伏冀 聖明憫臣俾以原職致仕臣得沐浴
天澤歌咏 盛治含哺鼓腹以畢餘年倘遂溘然此
誠不泯爲此

衰病侵尋情事荼苦懇乞

天恩放歸田里以安餘生疏

臣年六十三歲由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通仕籍者已
四十二載保丘壘者復十有三年昨歲蒙

陛下過采廷臣之議俾臣起自南畝佐樞留京比時
臣得患有眩暈脾泄等症齒墮髮落展轉湯藥未有
起色特以世受

國恩再歷

簡命豈敢守磴磴之志而忽忘蹇蹇之節以故一疏之後不敢再辭扶疾赴任屬饑旱流離物情搖艱臣與僚長憂惶拮据苟爾無事不意於閏六月內接到家信臣弟南京太常寺少卿世懋患病身故父母傾背同氣之親僅餘一人而奄忽長辭含歛莫及痛悔叢集憂愧并深晝則顧影而悲夜則伏枕而泣以致前疾頓發歷時莫瘳肌膚日削形神判離雖猶勉強升散而自度此身去死無幾矣此念未泯尚欲抒聞見之一得效涓埃之小補而智識短淺志慮昏忘上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四

六

之不能扶誼引分佐

國家之大計下之不能繩回搜伏暫時政之大幾苟且塞白無裨政體自顧且惡人其謂何臣葵霍之念徒傾而狗馬之病轉甚若更隱忍栖遲積以日月寧惟不免濫竽之譏實恐一旦先露之殞展轉徬徨不知所指爲此迫切陳情乞

恩特下該部查例准臣致仕歸里臣得一視臣弟塋事從容醫藥苟藉棗榆之煖少救蒲柳之衰病疚餘生皆屬 恩造即遂不起與

聖世長辭蓋棺之論或可少寬而首丘之願亦爲無

負臣無任哀懇候 命之至

再乞 天恩賜歸田里以明心迹以保晚節疏

先該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黃仁榮論劾臣欺冒

恩典緣由該吏部題覆奉

聖旨考滿通理叅酌公評既明係題准事例原無欺

冒王世貞着照舊供職隨該臣奏爲懇乞

天恩辯明考滿事情仍

賜罷斥以伸言路事奉

聖旨考滿事情已查明了王世貞着遵前旨照舊供

職欽此該吏部前後咨行到臣臣以行實不孚致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

七

來指摘仰荷

聖明察臣之誣掩臣之短不卽誅斥俾仍故官臣雖

鞠躬盡瘁不能仰酌

恩造萬一且自履任以來僅二月餘而閉門待罪已

四十日鯨曠之罪復何所逃以故砥礪此心即日

視事第伏而思之乃有不容不去者夫難進易退

介士之微節也守已量力達人之恒規也大較攻

臣者以臣爲冒進而稱臣者以臣爲恬退今所以

哖哖而辨者恐事體之未明耳既明而復隱恐不

去是外避冒進之名而申垂恬退之實無論有應

於稱者而何辭以謝攻者其不容不去一也臣自
去冬及春以病乞歸者一以衰乞歸者一今更及
暮矣而復隱忍不去豈昔者病而今遽愈昔者衰
而反壯耶雖置百喙何以自解於人人其不容不
去二也臣所同列部院寺司之長貳其人皆秉皦
皦素絲之節效几几赤鳥之誠而臣獨以匪德不
類忝之更復隱忍不去寧唯覲顏實亦敗群其不
容不去三也抑又有不能不去者臣之右目近以
觸熱哭弟失明矣醫藥未效而左目時復矇矓於
披閱案牘必有所不便其不能不去一也自昨冬
來脊膝酸軟拜起鮮力倘於謁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

八

陵朝賀之際傾跌失容寧不有玷大禮其不能不去
二也臣負此三不容不去與二不能不去而尚可
骫骳濡遲貪戀祿位不唯天下疑臣之跡而臣亦
內愧臣之心苟臣之晚節狼狽至此

皇上亦安所用之臣不勝慚惶一念激切歸誠伏冀
天慈特賜骸骨歸里臣無他長至於躬耕南畝以共
賦稅歌詠 盛德以紹風雅亦恐不下恒人唯
皇上一鑒憫焉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爲新舊疾病大作不能供事曠職負

恩乞 賜罷斥歸里疏

臣近以奉職無狀招尤愧心乞 賜骸骨荷蒙

天恩收采部議下降

溫綸俾臣照舊供職臣時久抱宿病內外潮熱胸膈
痞悶瘡痍徧身時若點墨第以新奉

明旨不敢抗違勉策衰鴛扶病視事不意右足脛面
驟發疽毒扶曳蹣跚苟完稱

賀謁

陵大禮歸邸因臥床褥宛轉呻吟前所苦瘡痍乘而

弁州山續稿卷之一百四十五

九

爲厲終夕不獲一寢噉粥不盡一噐氣息惛憊勢
不能支緣臣東南豎儒生而薄弱少寡將慎既不
能無勉藥房室之累而中更家罹無抱書癖侵剝
肺腑彫瀉性靈後因杜門靜攝漸塞慾竇凡一紀
而稍稍復恒自戊子一出衰態陡現尋哭臣弟大
常少邠世懋過當右目失明次年哭臣弟之長子
士駟左目亦漸昏眇不能辨看文字只今心膽震
掉腰脊酸悞外貌似足支吾退而自揣生人之理
幾盡矣又竊自思惟臣巖穴廢才分不當出所以
強顏忍詬參備

朝列者緣三世仕宦俱叨顯官

皇上旌臣父於覆盆之餘隨拔臣於銷骨之後誠欲薄有所效以伸涓埃之萬一而地位踈逖才識迂淺於凡時政之闕失民生之艱困

國是之混淆士習之瀟薄不能出一語隻字以彌縫
臣救臣之負

上恩重矣臣病不痊臣職逾曠負

恩益深苟且夕殍先朝露不唯犬馬不食其餘臣亦何以瞑目臣不敢援養疾近例希覬異時惟冀

聖慈特賜罷斥歸里臣不勝懇切待罪之至爲此具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四

十

本專差辦事吏齋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爲患病轉篤懇乞 天恩特賜 俞允先生還故

里疏

臣嚮以哭第喪明無積勞沬致成宿痼新正復苦右脛疽毒徧體痕瘡晝夜煩熱食飲稀減陳情乞休去後尚猶勉事醫藥庶幾有瘳不意旬月以來脛毒愈甚半身麻木動履不能加以聞見異常關心觸目無非憊鬱以致食飲愈艱膨脹逆其症

侵尋將與亡第等臣年已六十有五元氣耗漓精
血蕩散譬之枯木朽株雖值陽春豈有生望爲此
迫切陳情懇乞

聖恩特許生還歸骨先隴臣生死銜結無任哀懇
戀之至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吏齋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恭謝 天恩跪

該萬曆十四年內巡撫應天等處右副都御史王

元敬會同蘇松等處巡按御史鄧鍊題稱臣父原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四

十一

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臣王某生前
勞勩未蒙 旌卹十五年內禮部覆奉

聖旨照例與祭葬隨該臣奏請故母恭人郁氏比例
併祭及思得臣父積有微勩未沾贈謚乞

恩覃及該禮部覆奉

聖旨是照例與併祭當即移咨吏部覆奉

聖旨王某准贈兵部尚書欽此本年九月十九日蘇

州府知府俞嘉言齋捧

恩命於臣父壘所開讀祭訖除領到葬銀四百兩闕

治兆域建創碑亭外臣俯伏拱聽 德音申至勩

勞獨茂謬忌滋興鞅掌籌邊殞身對簿已咨公論
猶憫遺忠語語華袞之榮字字肺腑之痛子姓戚
屬靡不嗚咽摧傾父老婦稚亦共懼忻鼓舞丙舍
爲之增色宰木頓爾回榮竊念臣父東髮登

朝素絲自勵偶以微勤受知 肅朝拮据十年艱關
萬死委身鋒刃畢命疆場

先皇帝光照覆盆

恩覃解網始而齟齬橫臣之齒尋復齟齬忌者之舌
遂使 隆恩未竟滯覬長爪臣偷生食息覩顏俯
仰出愧棄梓入痛松楸奉違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四

十二

聖明俯採 廷議 皇綸渙發

天漢昭回出少府之緡錢割大官之珍饈粟姚高塚
獲表祈連之勛令尹餘忠遂寬若赦之餒夫日月
能燭幽隱而不能施雨露能澤芟枯而不能照乃
知 大造信矣無之念微臣病廢一丘徒抱傾葵
之願卽先人銜感九地寧忘結草之誠中孚已深
於豚魚後世當効其犬馬無任感激踴躍之至

爲到任謝 恩疏

臣自南京刑部右侍郎養病起任南京兵部右侍郎
卽通理提督撫治右副都御史前俸三年考滿離

任行至淮安府地方蒙

恩陞授今職以八月二十日於京口驛准到吏部咨
文於本月廿七日望 闕叩頭謝

恩到任管事外切念臣樸蕘庸材構楹小器弱冠通
籍卽攻司空城旦之書中年棄官已安廷尉雀羅
之態不意竿濫遂佐留樞雖因人薄有建明而程
効畧無寸補方俟黜幽之典乃膺掌禁之遷榮將
懼并感與慚會唯司寇叨刑誥之寄三尺之法當
遵而建康爲輦轂之遺五方之俗難一乘秋之鷹
鷂搏擊固非所任入夜之狐鼠憑陵寧忍坐狎瘖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四十四 十三

而作士尚不忘咎繇之陳謨吏以爲師猶欲進蘇
公之敬獄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陳情類

乞 恩俯念先臣功行推申部議特賜卹典以
光泉壤疏

臣以垂老積毀之餘謬忝 留京常伯之貳而病
與衰會力不心從仰荷 殊恩仍保一壑臣惟戢
身涉藥銜 德牀第豈敢復以家門之私干瀆

宸聰但以天地大戒惟

君與父臣父銜茹之寃雖獲雪於

先朝而未竟之典不能不仰賴於

陛下

陛下榮施臣父朽株之造使無憾於生者垂體微臣

寸草之誠使無愧於死者則臣父子千載一時之
遇亦萬分一得之幸也用是不憚披瀝肝膽爲

陛下陳之切念臣父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
侍郎某夙以孤忠受簡一 世廟八奉

爾書六更大鎮驅馳南北式遏夷虜雖財賦出沒易
爲脂染而束脩自勵冰蘖之操可貫神明其在浙
福積斬倭級前後三千創築城壘大小數十上感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四

十四

宸眷謂爲真忠移鎮大同事山

獨斲臨發之際杭城男婦大小擁道遮哭無慮十
餘萬人暨督薊遼三鎮前後五載以戰守之功荷
遷官者一蔭子入監者一世襲千戶者一

賜金帛者九最後遼左獲虜首至八百餘級於法當

封而數以口語詆觸權相嚴嵩致成仇隙累風勸
邊給事御史郎中等官毛摘罪過咸莫之應乃以

春防小挫值臣父寢瘵杜門嗾其客御史方輅露

劾謂爲托疾避事從中排詆致

九重有投杼之疑臣父銜覆盆之恨至隆慶元年內

臣以按察副使家居伏闕上疏陳情辨理荷蒙
先帝特下吏部轉行兵刑二部及順天撫按等官覆
勘功罪明白吏部題奉

聖旨王其淮復原職臣時獲啟稿莖之骨以歸夜城
舉生存之銜以題墓道於願差畢豈敢復有覬覦
而會巡撫南直隸右僉都御史林潤會同巡按御
史溫如玉提學御史周弘祖奉

詔奉應得贈謚祭葬大臣

潤疏謂臣父材父著於用世德素重於鄉評巡按
順天即能捍衛通州保全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

十五

畿輔提督浙閩遂爲平定倭寇殲厥渠魁在宣大則
決策戰守而捕獲首虜百餘在薊鎮則極力調度
而遏截虜犯六次以迄清河之捷獻馘八百餘顆
偶遭虜衆之突入陰受權奸之陷害死非其罪公
論共惜雖經伊子具奏蒙

恩准復原職而十載邊陲勞蹟難泯罪既昭雪功應
議錄其如玉弘祖二疏尤極揄揚臣不敢一一舉
瀆天聽當時禮部大臣以先大學士高拱與先

大學士徐階爭權不睦縱毀階爲廣市私恩彰

先朝之過舉謂父與階有鄉井之舊惑於其說卒不

可解而是時應卹者都御史朱純則復以干陝商
舶不便其所私親故獨於覆疏內謂臣父歟歷邊
疆勤勞難泯朱純操持清苦行誼足稱但一則被
譴之餘衆論未定一則聽勘之後事狀欠明姑候
另議而臣與弟世懋俱叨言官薦用剔瑕洗垢臣
既濫竽臺省世懋復竊秩清華而獨臣父迄今泯
泯泉下每一思之五內隕割中間屢欲有所陳請
而已故執政輔臣方外假綜核之名內擅

威福之柄臣實耻從干貸

恩澤切思嚮者衆論未定今則十有六年矣故少師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四

十六

李春芳銘臣父基比之岳飛少師徐階序臣父奏
議擬之賈陸此二輔臣者皆言有準裁不阿所好
者也浙省會城專祠於未復官之前太倉學宮附
祀於甫復官之際閩人則復祠於武夷而浙省通
志與薊鎮湖廣皆載之名宦於衆論不可不謂之
定也該部覆疏原俟另議

恩旨亦無報寢即今

聖明中天幽隱畢照賢喆在事集思廣益臣父叨塵
八座之末屢膺專闔之寄苟使太常抗議考功責
實自可無事苟請而年祀漸遠耳目就淪臣老日

侵臣病日篤即使一旦殞先朝露何以藉手見臣
父地下臣父既已就窀穸必不敢復冒司空錢帛
以侈塋域臣有三子今脩士農之業必不敢援引
前詔希望蔭錄惟是贈官易名

賜祭之典查有故兵部侍郎楊守謙曾銑事例相合
及臣母故封恭人郁氏後臣父十年而逝亦有
賜祭舊例可引爲此力疾具疏懇請伏乞

敕下該部詳考臣父前後邊功宦蹟叅以鄉評酌以
士議於臣疏果無異同贈官錫謚并給臣母諭祭
如其不然臣甘受誣罔之罪臣爲親乞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百四十五

十七

恩於朱純事豈敢妄相援及但念其竭誠爲

國引義自裁身歿之後家徒四壁魄滯淺土與狐兔
隣二子寄食伶仃朝不及暮且衰弱春愚控訴無
階庶吏之效一至於此

陛下伸敞帷之義宏枯骨之仁倘

賜併及則士民之大願也非臣所敢與也臣無任激
切哀懇之至

援例陳情乞推

聖澤以光泉壤

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在籍養病王世貞奏竊念
臣之先臣都察院右都御史忬累樹邊功措罹讒

禍該臣於隆慶元年内奏雪復官尋該南直隸撫
按提學諸臣題

請卹典未經部覆臣以衰病連綿在籍調理伏枕餘
生覆盆絕望茲者忽蒙

聖恩過採今任撫按王元敬鄧鍊之疏禮官覆議奉
旨照例與祭葬臣惟望
闕叩頭隕泣感謝以俟

恩命竊復自念臣有母郁氏先年臣父任僉都御史
時以臣滿刑部主事考封恭人後臣父十年身故
比時臣父未蒙追

卹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四

十八

卹不敢越次陳情今者臣父獲理兆域兼飫鼎釜而
臣母托在同穴獨不沾一餼之惠臣私心痛之查
得見行條例有品官封贈者亦許並祭臣父叨列
六卿正二品臣母受封四品於例頗合爲此懇乞
天恩勅下禮部一賜查舉不敢望別設壇品止於

論文之中併及臣母封恭人郁氏庶九原枯骨一體

沾

恩臣之兄弟既感徹肺肝榮籍存歿則尚有無涯覲
覲之私不得不盡吐

君父之前而效之公道大明之日夫先臣沉寃極枉

苟削冊書亦自可以無恨然復官之後撫按諸臣仍文章爲之請卹者乃自爲叙功非雪罪也而禮官據公論採鄉評問課司勲問戟司馬始有今日之

命蓋又非泛常恩澤之比矣夫論功既在應卹之科而卹典又特重邊功之例祇因撫按原疏不曾明開祭塋贈謚等項故該部不敢輒行移咨並覆若有待於臣之自請者臣誠不勝罔極終天之感敢於孝理之朝自外曲成之澤伏望

皇上併行該部覆查先臣歷任督撫功次量予加秩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 四 十九

易名以光盛典此風勵臣工獎率忠孝非正臣一門父子銜結論報而已也臣無任哀懇迫切之至

俯念先臣勛勞忠盡酌採公議特賜贈謚祭塋以伸 國是以慰泉路疏附

切念臣故祖父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統叨舉甲第敬歷中外垂三十年精白之操無愧神明丹赤之衷可表天日

世宗朝先以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威茂兵備卽與大帥何卿提兵深入蕩平巨寇決勝之策臣祖爲寇特蒙逾格旌賞後督南贛等處軍務振揚

國威雕勦山越功在旦夕而浙閩之間爲主人構引
倭寇蠶食沿海郡縣民不聊生朝議用臣祖以
前官巡撫其地兼督軍務臣祖夙夜運籌寢食
無暇精選武勇將吏分布要害申明軍法戈船
壁壘精采一新自是連破巨賊斬馘無算優賜
累下臣祖感恩思效力探禍源搜剔奸私不避
權貴加以剛腸疾惡視貪吏如仇讐以故通夷
者懾重足之威舞文者御東濕之恨駕捏流言
簧鼓時耳至以臣祖絃殺夷俘爲罪臣祖思係
西南醜類擁巨艘挾兇器肆行掠鹵豈但夷俘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四

二十

原奉

勅諭鞠問明白斬首示衆何名絃殺而故輔嚴嵩父子
必欲勒臣祖重賄臣祖時已移疾歸家無橐
裝可應感慨引決其後同事之臣如按察副使
柯喬辨理生還叅將盧鏜復職陞用尋以餘寇
猖獗東南版蕩垂十載而後寧海內爲之虛耗
識者謂若留臣祖在事一二年可以無此禍矣
故於隆慶之初巡撫都御史林潤巡按御史溫
如玉提學御史周弘祖合疏稱臣祖志節勤勞
應加贈謚祭塋而浙閩士大夫尚有銜臣祖者

於覆疏中謂臣祖操持清苦行誼足稱但聽勸
之後事狀欠明姑候另議今又十有七年矣臣
祖生爲庶吏田鮮負郭身殞之後臣父孤羸力
不能任窀穸塋葬荒山數武之外鞠爲茂草伏
膾蒸嘗不能脩舉臣父今復不勝凍餒死矣臣
兄弟二人糊口鄉井朝不保暮氣誼之士無不
爲臣祖稱冤貪墨之徒乃至舉臣祖爲戒令幸
聖明在上公卿洗心奉職無善不揚有隱必照而臣
祖生罹陷穽死滯覆盤封鯨之績莫酌除蠹之
忠尚鬱况今公議又定物情共憐而臣不以時
懇請倘復如臣父死於凍餒何以見臣祖於地
下爲此匍匐行乞至 京不避鈇鉞陳情上

奏伏乞

皇上特下該部仍將都御史林潤御史溫如玉周弘
祖原疏逐一查勘明白特照例予祭塋仍贈官
錫謚不唯報德報功之典推及於細微而任事
任怨之臣亦知所感奮臣以草莽冒干

天威無任迫切恐悚之至

懇乞

天恩比例錄功以光

聖治以勵人心事疏

臣惟聖主之所以整一宇宙垂拱而成安瓌者
唯賞罰而已若乃譏賞而至延世慎終而復追
遠此固鼓舞之大權而亦使民歸厚之要道也
是以孫叔之後見收於負薪甘陳之封仍廣於
易世竊念臣高祖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弱冠
成進士爲名御史用

廷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等處卽奏革寧府
護衛開百年曲突之謀進督宣大諸邊復破却
迤北強虜爲一時于城之重屬景泰天順之季
以迨成化初年廣西荔浦脩仁大藤峽等處蠻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五

二十三

徭廣東高雷廉等處弁海面流賊作亂攻剽城
邑殺僂王臣一時文武大吏雖望如林溥材如
葉盛不能決策平蕩以致賊勢猖獗羽檄縱橫
百姓惟塗炭之苦

九重深宵旰之慮臣祖繇兵部侍郎出叅浙藩尚書
王竑會推左僉都御史贊理南征軍務比時雖
與都督同知趙輔共事而臣祖

勅諭尤重事寄獨專臣祖受服啟行陳師鞠旅誓不
與賊俱生當率漢達官軍十五萬分三道並進
直島大藤峽諸蠻巢穴擒斬賊酋池大狗李吉

衛楊光志等共四萬一千餘級奪回被虜男婦
三萬餘人平除寨洞八百三十六處奏捷

上聞趙輔進封武靖伯臣祖陞左副都御史仍留巡
撫成化三年因蠻寇復發臣祖督兵征進郴州
大容山北流容縣鷄冠山博白等處擒斬賊酋
鄭昂等共一萬九千餘級四年五年又歷征進
史謝仙牛領山等處擒斬首從賊七千三百餘級
丁憂離任該兵部會推陞右都御史總督軍務
仍理巡撫於梧州地方開設軍府振揚

國威六七八年征進團鄧山南寧等處擒斬首從賊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共八千三百餘級十九年征進七里沙田高鄉
等處擒斬首從賊共七千九百餘級節奉

憲宗皇帝褒獎勅諭見在臣祖前後功次

國史家傳廣志及兵部堂稿可查臣祖因拮据軍事
心力耗損跋履瘴險病癘交侵乞歸養疾未老
而逝荷蒙

聖恩給予應得祭葬予其自以二品考滿蔭授光祿
寺署丞弘治十年內該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鄧
庭瓚巡按廣西御史丘天祐合疏稱臣祖無前
之偉績善後之宏猷地方軍民家戶祝若使

國家無臣祖是無兩廣矣禮官覆勘無異題請於樞
州府立祠春秋饗祭情一時銓曹失伸崇贈之
典本兵未及世賞之議而臣祖居官蕪潔宦橐
蕭條胤祚衰微饘粥空乏既不能

伏闕陳上廻

九重之顧又無疆有力者以爲之援因循至今雖嶺
徼之香火尚新而桑梓之蒸嘗不繼臣代居冢
嫡實切痛心切念趙輔雖爲總帥其督戰進止
皆出臣祖拱手受成獲開茅土世世不絕又有
縣丞陶魯者一部曲耳雖累積戰功位至藩伯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五

二十四

而獲級前後不滿二萬得錦衣千戶世襲及查
近年尚書殷正茂陵雲翼俱以兩廣功次蔭世
襲千戶臣祖運籌決勝之績比之輔魯孰重孰
輕披棘葦路之勞以擬股凌孰難孰易必有能
辨之者又查得右都御史碩佐奉職
任直之朝近以撫臣題請超贈少保臣祖勛伐更優
年祀尚近於贈官尤宜爲此比引前例陳情奏

請懇乞

天恩下吏兵二部覆查無異將臣祖優贈及予臣世
襲錦衣一官不唯臣祖銜卹於九泉而臣亦廻

生於一綫疆場之吏咸拊膺而效死綬荒服之
氓亦加額而思報德矣臣無任

全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

二十五

弁州山人續稿卷二百四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偈

貝多寮偈

有叙

玄幻影養之步武有廊焉廼不能尋袤倍之其中以度佛書數十百卷居士榜之曰貝多寮貝多者西天竺樹名也其正語曰多羅此云岸樹高四十有九尺陰如之葉廣長如佛舌色光澤可鑑宜黃白金漆書凡阿難總持之文悉在焉今所謂貝多者筠也素皮也繭也非葉也其語漢語也非梵也其書隸也非西竺也其義則經於是居士以屬天跋道人俾為偈曰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五

一

如是我佛在舍衛

慈愍一切諸有情

願以正法盡攝受

而彼初地及四天

乃至無垓闡提智

如以一蠶測大海

佛以種種因緣故

廣為譬喻及解說

分別三乘大中小

醍醐酥酪非異味

所得深淺隨根性

前後四十有九載

愛弟阿難所總持

蘇伐羅汁多羅葉

衣以微妙淨白蜀

象馬馱載百千夾

今汝所藏獨不然
菩薩親受佛心印
梵天帝釋共寶護

汝今奉行不唐捐
在昔開士空中書

風雨避去不侵濕
而况譚潤善弟子

毫端往往吐舍利
乃云啖蜜以甜故

從蜜得甜無論蜜
四十九載佛說法

至竟無一法可說
汝當諦識妙明心

是貝多者筌蹄等
廣會諸天人

梓行法華經偈

善行比丘發心梓行大乘妙法蓮花經弟子無名居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五 二

士王世貞倡諸善智識以貲資之合掌和南而作偈

曰

我聞佛世尊 在耆闍崛山 廣會諸天人

而說妙法華 億萬百千界 六種大震動

大梵帝釋天 阿脩摩跋羅 有想及無想

人非人等眾 一切悉皈依 諸有學弟子

聲聞阿羅漢 各各佛受記 各各當來佛

寶塔千由旬 忽從地湧出 而升於虛空

口出大音聲 往劫滅度佛 來聽說妙法

大方諸世界 無央無邊際 各化七寶樹

下踞師子座 一一化身佛 來聽說妙法

佛以摩訶愍 宛轉示方便 三界諸育子

悉登白牛車 脫離火猷宅 不受三途苦

譬彼逃亡兒 一旦遭慈父 而亨積珍賄

實非家外寶 導師雙樹林 明星時證道

云胡僧祇劫 已成等證覺 說法五十年

住世七十九 云胡壽無量 萬劫長不滅

紫磨真金身 厘夫有六赤 云胡盧舍那

千丈徧法界 藥王暨藥上 毘季二薩埵

以何因緣故 焚身作供養 妙音觀世音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四十五

三

東西二薩埵 以何願力故 在在表應圓

普賢法王子 藥王與勇施 毘沙門持國

領佛所囑累 故說陀羅尼 云胡十羅刹

呪惱法師者 頭破作七分 乃知妙法華

爲大乘經王 權實互相顯 理事了無碍

人天所尊禮 遠過於頭目 受持讀誦人

傳寫教人罵 功德比財施 一分之億分

而此支那國 大信行比丘 念各有漏福

徃徃皆唐捐 是故衣鉢資 悉捐付剎

我聞印施力 如佛丈六軀 化爲百千億

又如須彌目 有目皆得觀 以此况功德
真不可思議 我佛說法時 上慢五千衆
羣然各退散 而佛不制止 恐益疑謗碎

今茲淪末教 闡提蔑戾車 日結阿鼻緣

而有此比丘 是故善智識 相與成勝因

譬五百商衆 各捐一株木 造巨採瑤舶

珊瑚摩尼珠 瑪瑙磳磳等 富可及七世

以此况功德 復不可思議 昔有法達師

誦持此經咒 已滿三千部 及乎見曹溪

恍惚一句亡 雖則一句亡 其誦恒如故

泉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五

四

雖則誦如故 不爲經義緩 敢以告比丘

及發心菩薩 持此作法檀 共證無上果

爲半偈庵主王百穀作五十像偈

汝不從像生 亦不借像留 云胡自西來

住此支那境 云胡壞色袍 簾笠皂方履

云胡頭陀行 而不除鬚髮 云胡示淫慾

亦不墮深染 稽首兩足尊 我今已知非

覓非不可得 非非亦非是 名墮與利障

乃至綺語障 一切悉芟薙 亦不求聲聞

純行菩提道 昔如來說法 四十有九年

而無法可說 今汝稱半偈 維摩不二門

半偈義不負

題妙喜泉偈

宋張無垢侍郎作阿育王寺妙喜泉偈口心外無泉
泉外無心是心卽泉是泉卽心或者疑之以問居士
心是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爲一居士曰來
汝其聽取妙喜未來泉在何處妙喜來止泉卽發生
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未然妙喜其次之妙喜泉
大師復作偈題其後曰謂泉卽心謂心卽泉無垢居
士作一串穿有出有入有正有偏居士恁麼妙喜不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 五

然徐六擔板若見一邊泉只是泉難喚作心心只是
心決定非泉是義不正亦復不偏泉乎心乎亦非棄
捐擬議思量十萬八千此碑在寺中沈於水近始出
之錢子榻一本見示蓋所謂宗門無肯語也雖然亦
只是打諢作筋斗跳耳因復補一偈

謂泉卽心謂心卽泉無垢合之作一串穿心只是心
泉只是泉妙喜打開各在一邊渴飲兩瓢足則棄焉
一串一邊俱沒交關妙喜未來曷嘗無泉妙喜既來
泉亦能言寄聲寺僧再與沈淵無是非且寬眼泉

演蘇眉山十八羅漢偈

十六應真者佛十六大弟子分居四大部洲
皆梵相也後作梵漢各入老少如之則已失
其意矣其稱十入者何居然蘇長公業已爲
之頌而其辭超邁洒脫居然慈嶺門風龔嘉
興手書勒石以一通遺我不覺有會遂別爲
之偈其不稱頌者示不敢與長公齒也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鬼使稽顙于前侍者取書通之
偈曰結集甫周魔使來言爲再轉輪將遂涅槃我以
緣來亦以緣去不嗔汝遂不因汝在

第二尊者合掌跌坐老人發鬢奴檣中有琉璃餅貯

龔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五

六

舍利十數

偈曰佛有舍利諸天建塔我傳佛心焉用此物不作
敬想不作慢想是故不起跌坐合掌

第三尊者晏坐巖中白沐猴獻菓

偈曰白猴捧菓候我出定問汝自來有無佛性莫知
有無來自牛頭一失懶融了不可求

第四尊者側座屈三指荅胡人之問

偈曰我聞天龍只一指禪用之不盡垂五十年指屈
而三將用三世或表三果俱置不視

第五尊者臨洲抱膝而坐神女出水獻書

偈曰尊者臨淵必無羨魚龍女何爲出而獻書賢劫
所藏經皆誑汝如來在生默無一語
第六尊者拊穉獅子而坐馴擾若家畜然

偈曰獸中輪王此穉獅子一念皈依立失王位帝釋
懷憂來問尊者不貪血食天食奚取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

偈曰念汝吐珠爲汝說法鳥王得汝饑不能安汝珠
一獻遂不復再我說法竟我法常在

第八尊者立膝而坐有神人湧出於地捧盤獻寶

偈曰入無想定我不自見何物神人乃以寶獻我有

舍州山續稿卷之百四十五

一寶不堪汝償鷲王食之依舊鷲王

第九尊者食已覆鉢持數珠而坐童子搗火具茗又
有埋筒注水蓮花池中

偈曰作五觀已楊枝淨牙活火烹茗灌水灌花是花
條起代我說法而彼灌者一枯死骨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仙人焚香於前若修供者

偈曰香以合知離則無有汝供非氣我受非嗅仙人

五通此一不通我無一通與皆空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

偈曰鼻息偶觸何從何着由是意消恍然真覺我此

旃檀價值羅浮利那燼寒了無可剛

第十二尊者入定枯樹中神騰於上大蟒出於下

偈曰泯泯孤坐神騰於上誰爲侍者下有六蟒福不
蟒報業不我與汝喜卽我我嗔卽汝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而坐有虎過前童子怖甚匿
而窺之

偈曰倚杖山岨有虎過之童子怖焉匿而竊窺我無
分別不知爲虎汝無殺心虎不噬汝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誦呪有蛇一角若仰訴者

偈曰梵響凌雲天樂不作而有訴者蛇而一角業由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五

八

心造誰汝當怨汝訴非訴我見非見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胡人拜伏於前

偈曰是長老者須麤皆雪前如來生後如來滅汝若
爲人終無息期若不爲人住此奚爲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跌坐下有童子發篆烟侍者注

水花盆中

偈曰有益自花有鑪自煙我不豎義如意長眠童子
何知而水而火煙燼水涸無來溷我

第十七尊者臨水仰視飛鶴其一下集侍者附之一
童子取果實投水中似餒魚

偈曰有魚比丘鶴勒那衆自業自緣謂佛操縱戾天
躍淵其樂匪真肩不聽法蚤弃二身
第十八尊者植拂瞪目而坐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
偈曰童子得榴以薦其師如大輪王千子纍纍我以
慈悲而乳法喜盡大地中孰非我子

覺上人脩頭陀行中歲剃染乞余一偈

令子祝髮成比丘形似遠得歸如夢始醒頑石說法
子當勉聽子之長技頗工丹青雖應世法不作汝能
莫起愛想有愛有憎當子去時無一可憑廻心大雄
勿縛小乘暢則海天厄則淵水子如不然問佛法僧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

九

合造妙法蓮花經送補陀潮音庵護持偈

妙法蓮經諸經中王我觀世音菩薩中王衆善智識
合造此經二十四部歸於補陀大士道場如音梵音
與海潮音周晝夜間一切聖凡能轉此經縱爲經轉
功德大小永不唐捐我見是利故說此言烏王龍王
脩羅波旬皈依護持有毀侵者頭破七分

觀一之上足曰果沙彌自號空山余不能和諸

君子詩而姑爲偈語問之

若欲空汝山汝山作麼空若不空汝山作麼山不空
汝山旣已空汝空元不空以此不空義爲汝成真空

頌

釋迦牟尼世尊苦行像頌

不可說劫前香稻如來今何以尚在學地摩耶夫人
腹中諸天拱護說法今何以無一闍黎侍地九率宮受
上妙天食供今何以僅一麻一米丈六金剛不壞法
身今何以瘦削廼爾下生時周行七步今何以兩足
如繫指地指天稱唯我爲尊今何以默無一字吽竟
孰非而孰是

釋迦如來成道像頌

菩提樹下明星現際霍然一悟別有天地大三千界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十五

十

盡收脚底阿僧祇劫總入目皆菩提帝釋咸大歡喜
以法輪時至而獨波旬請速涅槃曰無燒我魔事真
耶戲耶嗟波自如是雲門亦如是

太上郡真圖頌

太上郡真圖一卷被髮髮中坐者太上老君道德天
尊李諱其左立而侍者東嶽上真卿司命茅諱次右
彌侍帝晨桐栢真人王諱右立而侍者玉虛侍中左
相張諱次九天都官大使旌陽真君許諱皆陰功宏
鉅真斑高峻與帝出王輔教化者也左斑方而右
趣者文始真人尹諱冲虛真人列諱南華真人莊諱

司少卿東方諱叅同真人魏諱羅浮先生葛諱上清
司命南嶽夫人魏諱九華玉真妃安諱東華司命楊
諱上清真人許諱水官監郭諱蓬萊都水監真白先
生陶諱太白真人孫諱希夷先生陳諱紫陽真人張
諱凡十五尊皆博綜九流潛脩百竹與形借妙游藝
入神者也右方而左趣者東華帝君王諱九天聖師
元君蘇諱清微天聖師真君朱諱正陽真人鍾諱純
陽真人呂諱海蟾真人劉諱重陽真人王諱丹陽真
人馬諱長直真人譚諱長生真人劉諱長春真人丘
諱玉陽真人王諱廣寧真人郝諱清淨仙姑孫諱我
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師曇陽仙姑王諱凡十五尊皆默修無漏葆真還元
頓超上乘了悟普現者也世貞沈淪墮業爲日已深
追惟根源去塵香隔然未嘗不皈依大道拔慕高玄
仰瞻法相永奉香火近聞郡城黃氏頗藏善本因購
請一幀逾十餘位尚闕右方東華等四聖重陽等八
真適翰林檢討信陽王祖嫡遠寄元人所圖猶備精
妙又承我師指示聖祖元君真君名號輒乞良工以
意模寫位爲之頌其左右方次第略等年歲爲之至
於名位大小功行深淺故非下土小兆所敢臆定頌
辭蕪陋猶足汗顏第嘗窺蠡測雖全體未曙而昭昭

混混一端不爽譬之如來法身或百由旬或僅丈六
大乘初地所觀不同以比一切闡提差有聞耳其頌
辭曰

太始渾淪中分二氣兆度林林疇醒長寐惟我玄元
尊超象帝元始令息靈寶昇第應期毗教入周乃備
何以徵徃青牛在繼何以徵旋青羊在肆坐嘯玉局
天真列侍韶音金振微文珠綴卓冠九州炳煥還裔
謂司命茅女策昆季良常句曲盤石天市卽宮其間
總攝群位次則桐栢王子所治芙蓉爲冠白珠衣綴
柱劔而談金庭中事張君陽都寶籙恆佩龍旂虎賁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

十一

以爲容衛虬鬣電目埽制妖魅赫哉許侯拜都官使
與張同勳而惇孝誼千秋度師石函標識濟濟四尊
班崇秩貴與帝出王演化敷惠於惟方凡十五真
右越而前恂恂閭閻紫氣在空識者關門守中致柔
以保谷神五千微言奉而書紳列子所貴肆任治身
不生生生受之伯昏冷然御風且將二句疇云宥心
西方是尊溱園沈洋若壑縱鱗抉息踵源度道遙津
勿訝齊物超物目珍彼所息死匪死而存快哉曼倩
德幾與隣海臨武皇衆狙貴臣支離滑稽跌宕沈淪
譬之酸澗不汨厥醇淵淵伯陽默窺先天問易重輕

權之二斤顛倒坎離以濟乾坤悟則吾主迷則吾賓
稚川師鄭宏覽玄墳而苦丹砂句漏是塵胡不返照
以修崐崘是故三賢倦跡亦倫有嫵賢安冲默靜仁
遂感群靈授以秘文三十一卷葦珠玉宸總轡霄空
仰擲雲輪金臺夫人寔產鬱嬪雲髮瑤姿五齊馥芬
下匹揚椽示偶證因携手紫庭齊駢九闈有美楊椽
如玉出壟技追逸少悟等子貢天期既協癰癰和氣
吳越萬神職司所統長史默修非禮無動靈真未卽
心香遙奉玉斧前引虎牙後擁翼以遠游七世所種
景純瓌奇大塊丸弄獵色匪荒沈飲寧縱深幾爲人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五

十三

以義自衷修然兵解得無所痛皎皎貞白都水非重
獨志超侂群能博綜松飈清吹煙霞法供方瞳左炯
神識先中華原聖童器大難用逢屯霧隱邁泰雲從
秘方之撰與陶司諷物命匪戍仙秩毋降希夷王佐
避世湧洞寧爲社樗詎作國棟五龍授法鼓跌不夢
蓮花遁形栩栩若狝紫陽至人與物無閤胡爲三詭
僕僕迎送同類爲餌造化所訟皈心禪那始脫冥霧
右方之直數亦如之左趣而前熙熙怡怡東華王君
青陽肇倪御太晨宮胚易仙基扶要標潛以示鍾離
真中之真師表之師大史司寇裔有淑姿是爲元君

生而徇齊弘靜高明至德巍巍度籍童真以薦西池
於赫真君能靜且慈昭靈博德列職清微啟我國姓
翼我皇釐靡幽不燭毋危不持雲房虬髯頰而環奇
頂分雙鬢日兮月兮居謂生門乃藏死機蓓蕾玉蒂
歲稔鉛枝純陽挺秀而鍾是規五試皆過一真自持
劒斷無明丹起沈尸養魄朱陵混跡浮提宗成相遼
感累卵危五鼎萬鍾棄之若遺醉跨白驢引碧眼兒
大海魚樂長空鳥飛有髯如鍾膚皙而脂是曰重陽
與禪同歸郁郁金蓮一蕙七枝盡大地間受玄風吹
宜甫朗悟遂首師資三髻表尊十化分梨闡貧不貧
貧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五

古

無爲而爲超登三宮翺翔紫微譚子長直采疾寢劇
抱足分和湏糜再植是故與物無競爲德金光頂透
恬然安寂劉君冠弱而慕玄默松筠並清雪月交白
分形狴犴闡化京國何以前徵三生井石丘公蚤穎
重陽法嫡磻溪高蹈王庭前席正殺化貪與世生息
長春之春造化罔極彼美僉陽師所遙錫飲醜委和
避兵先識金緋被躬等若逢掖印心雖間顯教斯赫
廣寧隱卜而知歸墨志賴王堅行由譚激沃橋水觀
如達磨壁竟遊神君發揮心易孫姑悟道與鳳分翼
各探驪珠罔象先得用氣莫麓舒緩見則醜翻仙樂

悠然自適吾師閨秀千載正脉補陀現應清微詳迪
西池奏名北斗落籍日現雲表離中坎畫凡此群真
應世後先或學而能或生而然或拔總持或諦妙圓
或示無文或工立言溥博淵泉如天如淵我儀圖之
朝夕奉焉譬毘盧佛變化億千法相叵測疇能寫旃
一刹那際三身現前慈威大小各所觀緣下土蟻兆
劇心靜專寶以周還逍搖永年

廣聖王得賢臣頌

漢王子淵此頌成於宣帝時其槩言聖王遇臣之艱

賢臣遇主之不易一旦得之懽然交欣論說無疑鴻

奔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

十五

毛順風巨魚大壑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太平之責塞
優游之望臻臣籍君而顯君享臣之逸雖孟氏之急
先務孫卿之請布基何以易此第不原所繇得之本
與既得之之用是以談業甚微而無真術究績雖宏
而鮮雋味况彼雜霸之朝僅庸覈能之輔而舉盛際
之事歸之殆猶其時貶神鳥之五章而不審鷓鴣雀之
非德也敢廓其旨探其原而嗣頌其辭曰

昔陶唐命南北正呂司地天而人輔缺焉乃登媯氏
於有鰥俾橐九有而司化權寔惟五佐以胥後先赫
乎逖哉莫可擬測已成湯氏之開殷紀也凡五進阿

衡而五指之忽合忽離是何后臣之艱厥而托國之
需遲耶迨武丁之徵說而姬文之遇尚精誠貫徹虜
幽夢遂超徒步而拜卿相此所謂天作之合帝啟其
衷萬姓籍以奠安三靈寄而崇隆然我觀夫伊氏之
爲佐也厥人紀之肇修繇從諫而弗違儼明命之顧
謏敬恭洞乎神祇革夏政而撫九有實一德之所茂
綏說啟心而沃帝在慮善而動時監成憲以無愆學
古訓乃有獲粵丹書之示戒敬怠勝而類凶吉此深
宮之燕閒而四夷之所景式蓋孟氏有言將大有爲
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學焉而後臣之夫是以卑而
兼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

十六

長爲天下尊今夫綱維紛脞易畫也疆圉弱削易益
也甲彫兵瘦易飭也禮弘樂廢易師也其最艱者君
不有其德而唯臣之德臣不愛其心而君心之非之
是格彼夫高平之任術與博陽之濟寬雖櫛比其一
支殊未探乎大端管平折衝廣漢鉤距于黃中外稍
稱乎恕趙堯等之司四時若略法乎先王雖匈奴崩
角而孽已兆于椒房政若粲乎其外嫩而精膏爍焉
而內亡夫沛乎巨壑縱鱗翼乎鴻毛順風龍變雲蒸
森附景從豈不快哉而披聾盲然必內滌百私外采
庶忠泰之九二寧不曰上下志同而其繇曰包荒用

馮河不遐遺朋亡是以吉奠鉅乎渙小群而危莫峻乎月幾望賢與否其相遜敬怠類于毫芒當齒爪之未墮又何異乎腑與腸夫豈唯其下者卽周公之赤舄而非金縢幾不能保其終厥咎寧直成王嗚呼盛哉亦可畏哉

汪門烈女方氏頌

方氏之死汪道耆也蓋稱烈女云夫旣已歸汪矣何以不婦也曰不成婦也其不成婦何女十三笄而歸汪氏然事姑室也居五年其舅姑命之曰以冬十二月與道耆成禮秋七月而道耆病溺血甚女始視湯藥然而弗面也道耆且死意若有憂者女聞之曰是其爲我乎卽絕粒道耆死女始發蒙袂而面曰吾夫也制斬練服盡哀家媪謂曰是不爲夫胡也女曰不爲夫而胡以舅若父姑若母不爲夫而胡以奉汪氏之蒸嘗於寢也吾女也然而非方女也旦日伯氏司馬公來婢子夾持出跪請曰以舅姑及亡者之後伯氏前致辭謝諸內外尊戚至夕沐浴自縊死死時光明滿室及殮而貌逾於生也其得稱烈者何風人之爲風也發於情止於禮義婦之死夫義也情得毋十二乎哉女之死夫不及情者也雖然未字而夫非

夫也爲他人死也女女而歸汪有婦道矣婦而未伉
不及情矣其發以義其止以禮是足以當風之首乎
司馬傳而表之不佞世貞繼頌焉其篇曰
英英白華其白乃雪女而婦節其矢也潔
皎皎白璧旣白且堅婦而女身其歸也全
生而事之惟舅與姑死而面之乃以爲夫
生而字之其跡處也死而殉之其心許也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十五

六

刻次白璧旣白且堅婦而女身其歸也全

英英白華其白乃雪女而婦節其矢也潔

皎皎白璧旣白且堅婦而女身其歸也全

生而事之惟舅與姑死而面之乃以爲夫

生而字之其跡處也死而殉之其心許也

弁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四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像贊

吳中往喆像贊有序

吳中往喆像贊者故百十六歲周翁壽誼翰林編脩
高先生啟前工部郎張先生適都昌令俞先生貞木
布衣王光庵先生賓陝西按察使王公英給事中黃
公鉞太子少師贈少師榮國姚恭靖公廣孝吏部左
侍郎贈尚書許公斯溫左副都御史吳文敏公訥按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四十六

察僉事直道陳公祚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右侍郎
劉文恭公鉉御醫盛先生寅太子太保贈少保陳僖
敏公鎰太子太保俞公士悅太常卿夏公臬禮部主
事吳公凱處士杜東原先生璠叅政祝公顯武功伯
大學士徐公有貞浙江提學副使張先生和進士鄭
先生文康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盛右都御史韓襄
毅公雍按察僉事劉完庵先生珏叅政劉公昌開封
府知府魚公侃福建右叅政陸公臬工部右侍郎孔
公鏞南京大理寺卿章公格南京左副都御史章公
律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李文安公傑太僕少卿李

公應禎太常少卿侍讀陸公欽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浙江右叅政陸公容布衣沈石田先生周湖廣左叅政姜公昂河南右叅政吳公愈南京左副都御史陳公璠南京刑部尚書劉公纓少傅大學士贈太傅王文恪公鏊先南京兵部右侍郎公諱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吳公洪工部尚書龔公弘禮部主事楊先生循吉少保吏部尚書陸公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堙江西右布政使王公秩贈禮部尚書百歲毛翁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贈少保毛文簡公澄和州守張天方公安甫太子少保南京

會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六

二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吳文端公一鵬應天府通判祝先生允明太僕少卿都公穆解元唐六如先生寅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朱恭靖公希周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周康僖公倫翰林待詔文先生徵明右都御史盛公應期翰林孔目蔡先生羽南京刑部尚書顧公麟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公察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周恭肅公用少保大學士顧文康公鼎臣太常卿贈禮部侍郎魏恭簡公校國子博士徐先生禎卿南京刑部右侍郎贈左都御史周公廣南京太常寺卿方公鵬按察僉事方公鳳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吳公山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贈少保王襄毅公以旂大理左寺丞周公鳳鳴南京
兵部右侍郎王公積國子司業王先生同祖右春坊
右司直郎蕪翰林檢討張公寅右副都御史朱公統
通政司叅議張公寰江西右叅議王公庭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王公守國子博士文先生彭和州學正文
先生嘉光祿寺丞陸先生鰲工科給事中贈太常少
卿陸公燦太學生王雅宜先生寵提學僉事袁先生
袞浙江按察僉事皇甫先生淳吏部員外郎王先生
毅祥太僕寺卿顧公存仁按察僉事皇甫先生汾南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三

京刑部尚書錢公邦彥按察副使沈公啓四川布政
陳公鑿禮部左侍郎贈尚書瞿文懿公景淳尚寶司
少卿陸公師道布衣彭隆池先生年布衣俞先生允
文先右都御史贈兵部尚書公諱太子太保大學士
贈少保嚴文簡公訥布衣陸包山先生治太子少保
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袁安節公洪愈兵科左
給事徐先生師曾少司寇雨亭陳公瓚寶山黃先生
姬水太僕寺丞且內閣歸先生有光應天府丞王公
執禮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張公任山
東按察副使袁公尊尼南京兵部右侍郎顧公章志

浙江按察副使張公振之亡弟太常寺少卿世懋河南按察副使王公鼎爵都督僉事鎮守浙江總兵官楊公尚英凡一百十二人皆吾吳中賢懿炳炳自明始者也大者樹德砥行羽翼聖道股肱王室次亦奔走疏附批鱗犯顏直臣循吏之流也含章韜鍔斯所以山澤之臞據藻脩辭斯所以執文之英老成代往典刑杳絕借彼膚相永之丹青計亦左矣稍叙其事附以咏言離之尚茫然合之斯可徵哉然則楚莊何必色驚於優孟非海毋煩呼飲於虎賁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在僕雖不敏竊有志焉然而楨棟莫任譜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四

四

謀散佚况於遺像掌故曷可

非力所及寧無挂漏明

高皇帝

崑山人也有隱德

高皇帝洪武之六年癸丑翁年一百一十矣蘇州守魏觀始行鄉飲禮賓翁而首之又六年高皇帝召見便殿賜宴慰撫有加予冠帶給驛舟楫弊遣還踰年乃卒計翁生當在宋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帝而不肯仕改革之際丘豨數矣而竟無恙晚邁真王卒以顯融夫豈偶然哉壽誼名也又頗類別號若私謚其裔孫金華守後叔與亦善此像得之後叔之子廷棟

贊曰宋之遺黎元之逸民 明之三老晚邁昌辰中
罹兵燹孑然獨存不琢者天不利者身

高太史先生啟字季迥別號樵野長洲人少明穎有
縱橫才略而好爲歌詩天藻秀發往往超宋元人乘
而上之直接開元大曆而不能盡去劉白之習者小
爲才使耳元末張士誠竊吳自王而其上佐饒介之
多羅致文學知名士爲幕客而第其篇咏奉金帛爲
壽先生恒首冠然不肯臣士誠至 高帝卽位召脩
元史授翰林院編脩史成特拜戶部侍郎先生以少
不習握筭辭 詔賚鑑金使歸需異日用先生歸教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六 五

若干卷

贊曰明詩之昌如滙九江而公濫觴其追正始若康
莊軌而公嗃矢辭冕離蟬翼以天全而竟死冤杳然
丹青可滅者形不泯者名

工部郎張甘節先生者吳人名適甘節其別號也洪
武中以歌詩厲行高子啟 天子聞其才而辟之

累遷工部郎中坐斥法謫遷廣州稅課大使卒先生貌白皙疎眉目其卒時且五十矣而像甚少

贊曰於乎先生燉首姿兮少與諸賢工書詩兮鼠不稱困庶離蓄兮客死無恨以完歸兮

俞都昌先生貞木初名楨後更名貞木字有立吳縣人既冠以學未成弗娶負笈受永嘉陳公麟易遂傍讀它經史爲古文辭元季杜門隱居淡如也洪武初以薦者起知韶之樂昌父喪歸服除補都昌後先有廉介聲再以母喪歸遂不仕老而郡守姚善禮之爲備賓主叅幕中晝會坐株累有應天逮事白卒於邸

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六

六一

建文之三年七月也得壽七十有一明年勤王事起太守善族而先生以家無恙

贊曰而貌之熙熙而鬚之離離而巾車之委蛇版蕩兮以身完濕束兮良於官肥遯兮而嬰狴犴客死兮而不罹患天耶人耶若循環兮其不可端

王光庵先生賓初名國賓字仲光長洲人有異才於經史子籍天官樂書兵家稗志靡所不該覽猶遂於醫而屬世鼎革刑用重先生意不樂之且毋老乃自晦爲清狂不娶不仕其貌故已寢又以藥黥面及肘股間鬢髮短服行歌道傍故舊有訪之者輒箕踞

捫虱不相酬對以益自廢晚而太守姚公善知之微服再三叩乃稍稍露其奇姚公大嘆賞爲具廩王戚禮而去先生孝其母年七十且死抱母不捨呼孀孀者數而後絕既絕之後一日其家聞杖屨聲則先生哭曰天乎奈何令我舍孀孀去乎久之哭始已先生所著有光菴集吳中名賢紀吳下古蹟詩

贊曰萬邦帝臣兮噫疇不利賓兮噫國之遺民兮噫母之遺身兮噫率以泯泯兮噫

王按察先生英者崑山人事高帝爲監察御史以慤勤職事當上意嘗手書敦厚王英賜之又標於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

七

殿柱累遷陝西按察使以疾乞休歸先生位三品而居鄉恂恂若無官者嘗牙行至河岸而輕簿乎值而偶觸之遂擠先生於水先生振衣起至家家人恠問之曰吾偶失足耳竟不言其事

贊曰古有劉寬厥名稱之亦有婁公至德可師公位小讓而德與齊編鬚嬰鱗率以身歸長者哉噫

黃給事先生鉞字叔揚常熟人舉鄉試嘗爲某縣典史後舉會試以進士高第授戶科給事中建文之末出募兵於海上聞京師不守自投於琴川之橋下死妻子從之

贊曰事固不可論以建文之亡而士大夫爭先而爲
故主死者若饑之食而啜之就涼豈所謂殺身成仁
志士之分而手足腹心亦報施之常烈烈叔揚其沒
者固頽然而付清波而其不沒者尚凜然而傲秋霜
也耶

姚恭靖公廣孝長洲人初爲僧名道衍字斯道博綜
釋典能爲詩公雖以方外名而內勁俠有道士席應
直者精兵家言與公隣寓奇公而密授之顧益自晦
秘人少識者獨吳人王行異之曰是未遇時耳萬戶
侯安足道哉尋以高僧侍燕邸燕王之欲起兵其謀
皆自公發之又嘗佐王治軍事佐庶子守北平從王
下京師其策秘不傳也王旣卽大位思公功數欲爵
之輒固辭僅爲僧錄左善世三年立世子爲皇太
子妙簡僚佐公首爲太子少師賜今名監脩永樂大
典出撫畿甸賑諸郡饑還奏輒稱旨上禮之呼爲
少師而不名公雖有賜第不居居蕭寺旣病篤上
親候之問何所言對曰業出家矣又何言卒年八十
五贈榮國公賜祭塋上自爲文紀其碑比於元劉
秉忠官其養子繼爲尚寶少卿太子卽位追思公
功再加贈少師配享太廟嘉靖中停配享祀於大

興隆寺公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道餘錄若干卷按
王文恪公纂吾吳志謂公不娶李不蓄髮而於他紀
聞又云嘗見其像大興隆寺紅袍紗帽髻頂而肥今
像乃永樂三年筆七十有三矣面皴瘦而白鬚飄然
恐未真乃以意摹得之

贊曰劉誠意之事 太祖與姚榮公之佐 太宗俱
笑帷帳勒鼎鍾顧所以報誠意迺不若榮公之豐至
傳榮公者寥寥焉豈身諱之而不自明抑史諱之而
不有其庸嗟乎首發殺機睢盱就功不娶亡子蹈逃
復凶所謂歸儒者不盡而爲墨者不終耶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十五

九

許少宰斯溫字叔雍吳縣人爲邑諸生久次膺貢入
太學詔選太學生當授官者公名爲第一擢署刑部
郎曹事遷監察御史出爲廣東揭陽知縣未上召仍
守故官以薦擢北平按察副使時燕王起兵北平版
行公領太興縣事佐 世子守城曹國公來攻城世
子用公計却之王卽大位驛召公拜吏部左侍郎賜
白金百兩綵幣入有副世子爲 皇太子公兼左春
坊左贊善時漢趙二邸相繼爲窺伺而公東宮冢也
且有守城舊內忌之中公下獄度死年僅四十三
皇太子卽位贈行在吏部尚書公有材畧尤長兵事

死未悉究人俱惜之今像豐碩而有容威

贊曰文皇龍變從者雲蒸公翼撫監以完北平功名鼎來若川之盈一躡而蹶夫豈人能天予之時乃膏之齡嗟彼詩人誤譏青蠅

吳文恪公訥字敏德別號思菴常熟人公生失怙弱冠白父寃且雪而以喪歸苦節礪行益究心理性之學發爲文章有根柢以崑山令薦至京時楊文貞公士奇輔東宮賢而稱之文皇召見於齋殿奏對稱

旨白衣備顧問洪熙初用學士度薦授監察御史出按浙江超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考滿遷左副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十

都御史仍理院事公先後所蒞皆臺職凜凜有風裁而不輕爲操切以是獲正直忠厚稱年未滿七十乞致仕歸十有九年而卒得壽八十六所著有思菴前後續集小學解性理群書補註陳北溪字訓晦菴詩文抄吳草廬文粹文章辨體詳刑要覽

贊曰吳公樹惇乃以文稱其所爲文匪忝躬行一踐端公再履中丞無競無絀不孤不朋豈唯保身亦以完名

陳直道公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初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尋補方面公超爲河南右叅議與臬司爭事

謫佃太和山宣宗初詔試諸謫佃者公爲第一人拜
監察御史彈射不避貴勢風裁大振出按福建還復
按江西上書勸上讀大學衍義上怒甚謂此吾
几案間物豎子將謂吾目不知耶而又怒所謂邪佞
以奇巧蕩心語卽械之并其家屬悉下獄且籍其家
凡五年而英廟卽位赦復其官出按湖廣益自勵
風力尋露章劾遼王不法復逮下獄論死久之遼逆
節露詔出公死改南京公論事益切滿九載出僉福
建按察事福建故悉公墨吏望風解印綬去以年且
七十乞休卒得壽七十五公之卒也天下毋問識不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六

七

識皆推其直故稱爲直道陳公今像幅巾深衣且老
矣而秀挺之色宛然鬚眉間故非凡流人也
贊曰公氣如金百鍊愈剛公心若江萬折必東公直
則矢遇堅必洞前有伏機往往反中死我者人不死
者天天實錫之七十五年
劉文恭公鉉字宗器長洲人別號假菴公少有至性
毋疾割股啖之且籲天請代竟不愈哀毀幾殆以善
書薦入翰林明年中鄉試遂授中書舍人公雖以書
薦而博學能文章其自居闇如也預脩兩朝實錄成
遷兵部主事仍供事內庭復預脩宣廟實錄成進

翰林侍講特命教習庶吉士進侍講學士時同鄉楊
侍郎翥以潛邸入見上館於公嘗從容薦公可大
用也上然之有泄於公者公自恨曰是必楊先生館
於我而累我如是乃陽爲室煬以謝楊使它徒尋克
經筵日講官轉國子祭酒條教篤密有李安成風時
景皇帝迫大計欲易儲諸公卿從史之將上疏公獨
辭不與丁繼母憂歸詔奪情復固辭不赴服除復職
睿皇帝既返正閔公卿疏獨無公姓名而心善之會
選青宮冢卽擢詹事府少詹事俾侍講讀忽暴病卒
年六十五贈禮部左侍郎公於脩詞艱法取雅潔每
篇成必旬日而後出之有假菴稿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六

十一

贊曰公於文辭以簡而工其於登朝以退而庸衆目
之恬帝謂爲忠天齋其年而豐其宗子孫芄芄鬱
作棟隆

盛先生寅字啟東吳江人少從王賓先生學醫盡得
其術永樂中治中貴人蠱奇驗聞於上召對稱旨
授太醫院御醫東宮良姊娠而過期命先生診之
曰此血疾也以娠治不治東宮恚而曰寅肉足食
乎乃欲敗我子人上爲用先生藥而繫先生以俟明
日疾大已乃赦先生賜金幣直數千緡宣宗朝先

生尤重以御醫掌院事 上嘗幸內直房而先生與同官奕弗及屏 上命之終局且授韻俾賦奕詩明日 上倚和焉以老乞休周文襄公故善先生而餉賦餘米百石先生却之貽以詩有魚龍江海夢雀鼠稻梁謀語文襄終身愧之以高壽終今像渥而秀眉目美鬚髯一士流貴人也子孫多至大官而業醫者尤顯名

贊曰執而飾文居下而近君秩卑而行頗尊宜乎其後之多聞

陳僖敏公鑑字有戒號介菴吳縣人舉進士授監察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六

十三

御史滿九載遷湖廣按察副使以母憂歸服除補山東副使未上復以父憂歸服除時方有三殿工命公補浙江而督木魯家務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提督寧夏延綏邊兵倫公風神整峻美鬚髯人望而畏之顧其中寬然長者豁達有大度不爲一切苛辨其居官所至有聲績而於關中尤著凡三載還朝亡何復詔公往又三載還佐院事不踰歲公復往且許便宜行事又三載而進右都御史詔與靖遠伯王驥更迭治軍驥老將顧推稱公正德末始召還掌院事 上親征虜留公居守六師震驚虜乘勢入

犯公以左都御史按行通州以南護邊人避虜始公以長厚得陝吏士心每行部下車則樹兩立降人有疾病誓爲公肩擔子輒愈公出則老稚婦女爭前嘯呼願得一檐公笑弗却也至是陝大饑其卒數萬人上書願得公爲帥詔公間往且賑之竣事還賜玉帶金幣羊酒會易儲加太子太保時同理院者王公文後公而氣陵公出其上公如弗聞也者會得末疾乃乞休命馳驛歸又三年而卒贈少保謚僖敏今像奕奕如有神蓋公卒而陝郡邑爭廟而祀之若盼饗者贊曰髯而偉盼其尊若神敏而寬中易知有親靖遠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六

古

前驅東鹿後臻大電嚴霜誰適陽春帝緩西憂公在三秦

俞士悅字仕朝長洲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遷湖廣按察副使再遷浙江右叅政公長身鐵面聲如鐘人望而畏之所至發擿奸伏有神明稱遷河南右布政使未上召爲大理寺卿虜入寇京師進右都御史佐都督衛穎營德勝安定二門虜退遷刑部尚書以易東宮加太子太保公之爲刑部則斤斤三尺人稍有怨者南城返正下公獄謫戍鐵嶺衛赦還復原官卒年八十今像乃朝衣冠而色加厲鬚強半白

贊曰崑崙公強直自遂醜髀斤斷鵬鶚秋鷲滅火
呼霖天迴鬼悸鐵嶺匪遙青宮寧貴我瞻遺肖悚焉
思畏

夏大常公景字仲昭崑山之清河里人初從母他適
冒朱姓其名景舉進士始復爲夏改翰林庶吉士公
爲庶吉士獨以工楷法得幸 文皇帝一日謂曰景

而來夫日乃可旁睨乎其更置之上遂改爲景俾侍
東宮於南都得預密務尋驛召 命書 宮殿榜

授中書舍人 東宮卽位入直文淵閣秩滿進考功

主事加五品俸久之以薦出知瑞州府凡五歲入覲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六

五

留爲太常少卿進太常卿用年至乞致仕歸公前後
仕宦逾四十年終始職文翰不能大有所見其歸也
頗以詩酒自娛適跌宕山水間所畫竹石爭實重之
卒年八十三賜祭及葬今像美少而冠僅二梁當是
中書舍人或庶士寫

贊曰成進士舉而書其職三品京朝而終老于翰墨
世所賞者不以文而以竹石不感乎其志而優然以
自適一壑一丘藹乎風流其東方先生之儔而差達
于鄭台州者耶

禮部主客司主事水蘂吳公凱字相虞崑山人也美

風儀器局整峻爲諸生以善書預脩永樂大典書成
賜金幣歸膺貢入太學舉鄉薦久之授刑部廣東司
主事改行在廣東司主事兩職皆劇曹明理持法爲
時所稱告歸省母還改禮部主客司竟以母老乞侍
養優游林下者四十年八十五年而卒故大司寇劉
廣衡少保寇深曹舊僚也太宰李秉曹後進也咸以
公輔期之而不偶甚惜之寄問重疊公一不荅今像
似中年筆

贊曰宦不必達以完其名旣富且壽而保康寧有子
顯庸孫枝繩繩聃之獨嗇予之自贏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六

十六

杜東原先生璫字用嘉吳縣人少孤從陳嗣初翰林
學古文辭於書鮮所不通尤能寫山水合作處不減
勝國諸雋先生爲人敦茂長者嘗割股愈母疾而秘
之故武功伯徐有貞爲作東原生傳卒年七十九諸
生會塋者千餘人私謚之曰淵孝先生今像豐美而
秀眉目和色藹然襲人蓋中年所貌也

贊曰孝而自秘之不欲示獨行也文而以隱終不欲
與時競也其貌溫如中則勁也于嗟先生用德勝也
徐天全公有貞初名理字元玉已改今名舉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 章皇帝親御文華殿試其文擢爲第

一立授編脩久之進侍講公於書少所不窺能詩歌
善行草得長沙素師米襄陽風然不爲一切無用學
凡天官地理兵法刑名水利種種精究已巳虜大入
寇公以侍講行監察御史募兵河南還進右諭德河
決沙灣拜左僉都御史往治之河工成擢左副都御
史佐院事尋與中貴人吉祥武清侯石亨迎 太上
皇於南城復辟進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入內閣叅預
機務論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
祿大夫柱國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公念吉祥亨
橫甚謀制之爲所中謫廣東叅政逮下詔獄且論死
倉州山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七

釋編氓金齒赦歸吉祥亨敗始復冠帶自便凡十餘
年而卒年六十六吳學士爲狀稱公短小精悍目光
射人今像且老矣而冠貂蟬服侯服故不能釋然也
贊曰赫赫武功天質胡異職司藝文廼慕經濟萬象
肅括九河康又功成倏忽皇輿莫位辱以榮伏毀繇
名致瑕瑜千載矛盾一世

祝大中公顯字惟清長洲人爲諸生不欲赴鄉試久
之爲有司所強乃一試而薦又不肯赴省試其又明
年有司復強之復一試而第授行在刑科給事中出
爲山西右叅議進其省右叅政公歷官僅三政垂三

十年所至能舉職而其在山西興學校表先賢白寬
獄它善政不可指數甫六十致仕歸與徐武功劉完
菴諸先生爲詩酒社公年晁長而晁後死春秋七十
有九吳文定公誌其墓謂公初舉進士一日入左順
門而巨璫以首召公及其同年四人入內館出詩
目而試之問其故曰上知若等名始爲一詩欲使
勤習中貴人書也公不應竟出爲給事而以內艱歸
土木之難起景皇帝詔奪情以都御史起復復不
應迨服除遂巡守故官起復事史不載而文定公長
者爲史官當不妄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四六

六

贊曰諸生不試難於出內館不詩難於屈中丞不就
難於奪十年不遷難於悅六十棄官易於退居約不
厭易於食是惟四難復二易以此歸來獲長世公能
致命復遂志

張篠庵先生和者崑山人字節之生而警穎卓朗善
屬文嘗病目而夜篝燈讀書不休遂以其一廢與其
弟穆俱應南宮試而自念必上第而穆於文小劣遂
易卷以入曰吾可遲而得也已穆舉第二人而先生
亦次二十七旣廷試執政者奇其策而欲首之詢知
其一目也抑之二甲第一和遂謝病歸以脩國史召

補部主事遷郎中遂爲浙江提學副使所校士毋論多寡卽第甲乙工者前辨質先生句摘其絀而後斥之人大駭服尋移病歸卒年僅四十九其爲詩文皆雅健有法諸子孫多顯者穆亦至叅政

贊曰嗚惟先生雋朗超羣文亦稱是其氣過雲爲弟易草觀過知仁穆亦繼之爲時文人敬睦之風後裔弗淪

鄭介菴先生文康字時又崑山人頥而偉軀意豁如也舉進士自以不能俯仰流俗屬微恙卽乞告歸以此終其身先生居恒杜門踴躍少公府跡於書無所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六

九

不窺而尤善經生義所指授多顯者雖用隱約成好至於表忠烈稱勲伐未嘗不慷慨有深味也故葉文莊公盛仕通顯而時時推先生以爲不可及今像殊魁然非山澤癯也所著有平橋稿若干卷

贊曰一命未膺飄然里居升斗未沾耕而讀書歿無易名生不辟除以擬靖節人或謂隄吾不知其它其藻弗如

葉文莊公盛字與中崑山人舉進士爲兵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時英廟北狩陷虜虜大入犯京兆而東西南夷並起公䟽不時上所建畫及彈事皆精當

當是時于公稱真司馬而公爲真夕垣于公社稷臣
公寔亞之出爲山西右叅政協贊獨石諸軍事時入
城俱創虜僅餘一毀垣公至則皆鼎新之蒐卒乘課
屯種除戎器遂漸以富強號雄鎮焉 英宗卽位驛
召至京面慰諭久之擢右僉都御史撫兩廣者七年
所斬獲叛蠻以數萬計用議事入京遷左僉都御史
撫宣府宣府公故所叅政地益大課屯田收其羨易
戰馬至千八百匹增築堡七百餘入爲禮部右侍郎
改吏部遷左侍郎佐其長以公明嘗一賑畿甸荒議
關西邊事謂河套未易搜東勝未易復因條上增兵
奔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六 十一

守險數事蓋至于今有味焉 人主方嚮用之俄暴
病卒年五十五公有文武才好讀書博洽童故所至
有聲實而其撫兩廣也稍損於宣府獨石時今像豐
晷而有英氣稱其爲人
贊曰岌岌已已寔隳王綱公長夕垣出甸朔方內則
蒼龜外則金湯股肱惟臣膂力方剛天寔招之爰逝
我深惜哉壯猷不逮 孝皇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像贊

韓襄毅公雍字永熙長洲人弱冠舉進士明年授監察御史行治河以強幹稱按江西威名益大振墨吏望風解印綬去以計平吉劇寇故相陳循良之甫移廣東按察副使卽薦爲右僉都御史再撫江西循得罪戍公坐左遷山西按察副使俄入少卿大理復爲都御史佐臺事能以從容劑臺長之暴伉者治宣府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七

一

軍政未幾以左僉都御史同都督輔等率師十五萬討廣寇公分兵擣其窟蕩平之前後俘馘四萬一千七十人斬大藤峽置嶂戍控禦捷聞進左副都御史以憂歸起家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主副將官三司悉聽節制仍許便宜從事久之與中貴人不平爲所許詔釋不問公乃乞致仕公歸而南北慰薦亡慮數十章皆不報則猶以中貴人故也卒年五十七廣人肖而土木之以爲神今像偉然紫色而小鬚

贊曰卓卓韓侯淮陰同銳上谷雲蒸洪都風厲乃睽南顧受賑斯寄邁險必闢靡堅不脆火燎箐藤霜驅

瘴癘功成謗興舍用長逝

劉完菴先生珏字廷美長洲人少遇况守鐘推擇爲
吏先生謝不願吏願得補諸生守許之舉應天鄉試
補太學生以材舉授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僉事提
督屯田任職亡害甫五十乞致仕歸以壽終先生孝
友恭謹與人居無失色顧操履絕介特人亦不調色
干之及有所賅動也老而嗜學不衰爲詩尤長七言
清麗可詠書正行出趙吳興畫山水出王叔明皆逼
真世甚珍之所著完菴集若干卷今像色青黑於鐵
稜稜如不可犯者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七

贊曰未老而歸以畧其菴吾知其完老而大歸用以
蓋棺吾不知其完雖然不人之于人亦不我于庶幾
其完

劉櫻園公昌字欽謨吳縣人生而穎敏讀書過目輒
誦工屬文十九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人廷試
高等以疾予告久之授南京工部主事召脩宋元史
遷員外郎郎中出爲河南按察副使提調學校滿九
載始擢廣東左叅政又五歲以毋憂歸明年復丁父
憂服除疾不能起以卒年五十歲公以詩名振郎署
間翰林先生見而畏之其蒞河南所斥削不少借以

是中忌者偃蹇不得推遷其中亦不能無少望所著有胥臺鳳臺金臺高臺越臺凡五稿若干卷懸筭瑣探三卷中州文表若干卷他未成書十餘種

贊曰公之文采五色渥注著書窮年冀成大家雖則成家猶未離駒世無伯樂老而益車以此自悲若賈長沙蓬累可也得毋過乎

魚公侃字

常熟人也舉進士爲部曹郎以能治

劇遷河南開封府知府開封居會省而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且俗羯羗不易治而公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於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進旦夕所

弁州山續稿

卷之百四七

三

進惟脫粟鮑魚菘菜而已滿考稱疾歸公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饑寒而節操益勵臺使者有所餽遺不受旣病久困牀褥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窀穸時同邑有錢斫者至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爲語曰富不愛錢錢斫貧不愛錢魚侃

贊曰魚之爲物以骨鯁稱公乃姓之衛史以名凡二千年有光其聲尚湖汪洋虞山崢嶸公骨已朽公神猶生

故福建右叅政陸公諱臬字孟昭吾郡之常熟人也

而居太倉之衛城登景泰辛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歷
員外郎郎中能以文學飾吏治於法比井井矣而性
仁慈時有所寬貸其視獄日多蓄貓於獄以辟鼠害
囚之重繫者得無傷死兩按河南山西犬獄俱以明
允稱 旨藉藉有公卿間聲矣而僅以久次轉今官
至則首捕船舶之行剽於海者係之繕理戍城及甲
伏一新又築漳泉二郡海隄海不能侵郭閩人服其
威惠竟中蜚語罷歸以疾卒年六十公爲人磊落慷
慨與人交有終始居恒謂人生寄也卽家亦寄安能
有所別擇而碌碌爲子孫作巢穴故不謀生產而所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七

四

至卽官舍或僦居必小飾齋室蒔花竹時戒內子儲
名醞甘果珍錯以待不時之需客過必留留則咄嗟
立辦至卜夜而猶未已其遇元夕張燈合樂帳飲雖
侯家不過也以故三事而降至同舍諸曹靡不願交
陸比部云公所爲得公卿間聲者以此而毀亦隨之
率用此失官雖然後之稱俠有度者必歸公也魯孫
瑚仕爲御史至知府亦有公風

贊曰達瑋王孫不顯已俠同孟公不踰軌安得其人
與終始

孔公鏞字韶文長洲人也宣聖五十代孫舉進士知

都昌縣以姻連寧藩故改連山先後有惠政遂試知高州府久之卽爲真公以計諭降大盜會又數數破他劇賊論功遷廣東按察副使就填其地公所剪刈大小以數十百計威名遂益振其後爲廣西按察使臺檄公討荔浦賊賊望公幟駭曰是故高州孔副使耶知有走耳遂一鼓平之進食二品俸遷左布政使甫上事擢右副都御史撫貴州清平有苗阿刺者以黠悍善筭而挾其子溪能敵百夫父子豪長溪洞間二十餘年數傷殺官軍無如之何公刺得其厚善者清平指揮授之策而誘縛之入爲工部右侍郎舟

弇州山續稿

卷之百四七

五

至富陽暴卒年六十三賜祭及塋祝名明謂公之卒白氣自舟尾上直貫天表蓋日正中也而熒熒然星矣允明遂目之爲孔鏞星

贊曰我戰則克聞之先師公苗裔耶厥用迺宜于櫓禮義韜幹書詩際地環天牂牁羅施孱者懷德黠惕其威歿而一星煜如其箕請招巫陽試爲問之

章公格字韶鳳別號戎菴常熟人父孟端爲御史有聲公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遷刑部郎中擢廣東按察副使歷雲南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入爲南京光祿寺卿轉大理卿致仕公所至能舉職而不爲表

暴以希赫赫聲歸田垂二十年熙怡鄉里問亡忤言
教色兄弟助教儀叅議表中丞律與公皆通顯而公
獨稱長者公壽八十今像豐頤而長偉然福德君子
也

贊曰仕而顯融歸而壽康行無汗隆口絕否臧立長
者朝居長者鄉而推長者萬石東陽積厚茲深是以
流長

章容齋公律字鳴鳳大理卿格之弟也後大理一舉
成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遷江西員外郎明法理
訊獄亡害擢保定知府保定最爲雄劇郡多豪不易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七

六

理而公處之斤剝理解遂以吏治聲表三輔初其父
御史公忤其臺長見黜而是時當公所治其長故已
始而家籍勢猶橫會坐事人謂公且甘心焉公歎指
其坐曰此三尺地也而吾敢脩先人之怨卒從正法
公以課高遷雲南右叅政父喪歸服除改廣西左叅
遂爲其右布政使嘗督兵平荔浦獍加正二品俸轉
貴州左布政使遂進右副都御史撫雲南公所至有
方面勲然大要不能踰於守而其在雲南也與巡按
御史不相善會其人以考察斥而公遷南京左副都
御史理院事遂具疏許公受夷賄俱檻致廷尉按驗

不盡實御史謫佃塞外而公得冠帶閒住自是鬱鬱
不樂屬疾卒年六十六今像亦雄整與大理公頡頏
贊曰公才卓犖饒股肱郡所惟伸法罔展和溫六韶
披炎百蠻委書拂衣明農毋損厥問

李文定公傑字世賢別號石城常熟人十七舉鄉薦
凡三試而登進士上第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進侍
講滿考遷侍讀學士以春官恩進兼左春坊左庶子
徙爲南京國子祭酒加祿奉以憂歸服除改太常少
卿兼侍讀學士遂遷南京禮部右侍郎入爲本部左
侍郎進南京吏部尚書改禮部以事忤劉瑾致仕歸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五

七

用老壽終贈太子太保公高簡雅自重不爲骫骳以
故在翰林最久號爲淹滯而其任常伯也亦不能得
中貴人驩迨逆瑾誅名爲且用之實不召也今像髮
鬢髭白矣而猶有矜嚴容

贊曰簡簡文安國之老成澹以自藏矜而不爭虞山
尚湖詩侶酒盟逍遙徜徉以退爲榮我懷伊人亡愧
易名

李太僕先生初名姓一名應能字應禎後以字行更
字貞伯長洲人舉鄉試不第入太學中貴人慕先生
名而言之祭酒欲以爲弟子師先生弗往用善書選

中書舍人入直文華殿詔諸舍人書佛經乃上疏言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佛經也 上恚杖而釋
之尋罷殿直遷南京兵部武選員外郎以憂歸服除
補車駕尋遷職方郎中轉南京尚寶卿久之進太僕
少卿乞致仕歸卒年六十三賜葬如例先生剛介慕
立奇節所至與人爭辨引經證典莫能難也博學能
詩善法書顧耻以是見名晚節益下急不能容以故
多畏而避之今像鬚眉鬱然而有不可犯之色

贊曰侑侑太僕清疆以果遇觸必達達所不可抗論
丹宸奪色青瑣衆謂僚家視若么麼慨焉拂衣却軌

弇州文續稿

卷之百七

八

避時見而肅然退無遺思遭世坦迤乃獲完歸

陸太常公鉞字鼎儀崑山人其先冒吳姓會試第一
人廷試第二人始奏仍陸姓授翰林編脩預脩 英
廟實錄成遷脩撰侍 皇太子講讀公貌清麗善爲
容止當進講 皇太子目而亟稱之蒲九載擢右春
坊右諭德 太子立是爲孝宗進公太常少卿兼翰
林侍讀充經筵日講官再賜白金文綺楮幣屬羸疾
予告馳驛歸亡何卒計聞賜祭及葬官一子爲中書
舍人公之在翰林以端謹清峭稱其爲文簡勁有法
而不喜爲敷腴詩亦如之所著有春雨堂集若干卷

有張泰亨父者與公同里同年同館而蚤死其詩寔勝之公今像乃少年時筆也

贊曰公昔登庸直憲飛龍倡彼介鱗以時景從儲之玉堂儲之青宮台鉉步武而忍告終悲夫悲夫之公

弗辰 孝德方隆

吳文定公寬字原博學者稱爲匏菴先生公補諸生久次膺貢入太學鄉試第三人舉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林脩撰遷右諭德爲左春坊左庶子擢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進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以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直東閣司誥敕久之進禮部尚書餘

全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零七

九

若故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公宏亮粹夷爲文章務典雅不事詭僻書法眉山能起雅去俗在翰林餘三十年前後主會試及分典者各再纂實錄及會試者三於國家大典制攷據詳核衆無敢先之者公望鬱跂乃見阻忌人公澹然弗屑也今像似中年筆踈眉目豐下而長美髯脩脩望而知其鉅公長者

贊曰弘治諸賢鬱爲昌朝而公其時鶴禁元儉匪

澄而清不矯以翹大義昌言若空中標退而澹然怡神寂寥國悲憫遺世惜屯膏夫惟弗庸是以獨超

陸式齋公容字文量崑山人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

事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主事遷武庫員外郎進職
方郎中內艱服除改武選擢浙江右叅政以大計罷
明年卒年五十九君白晳豐下秀眉目博學能文章
有經世志其郎兵部時最爲其長所委信封事條上
日數千言皆以屬公西域胡進獅至秦峪關乞遣大
臣逆之安南數與占城開議發兵至討公俱力言之
而寢公又言錦衣百戶韋瑛誣害良民十餘人當誅
中貴人所舉金齒騰衝叅將呂佐不當用又舉都督
僉事王欽梁宏非有功不當除上爲勉聽之而其
所上封事若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十一

十

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皆鑿鑿
中利害卽與他部事有所侵忤弗計也其治浙尤有
神明稱而以失色一郡守爲所挾開索得吏賕金致
謫免公旣負材且晚遇意有所欲爲而出不意免以
是自恨屬疾竟不起所著有式齋稿浙藩稿歸田稿
式齋筆記封事錄太倉志水利集問官錄菽園襍記
若干卷

贊曰淵淵陸公賦材實豐乃溥雕垂乃慕屠龍佐計
樞廷數塵皂封其秩維卑厥猷則崇晚而旬宣忽以
蹶終易簣之際中猶蘊隆

沈石田先生周字啓南長洲之相城人自號曰石田
晚更號曰石翁以處士卒年八十三先生博學無所
不通喜爲詩其源出自香山蘇眉州兼情事雜雅俗
當所意到訾疊不得休書法雙井砭砭未化至丹青
之學久而天下愈寶之以爲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復
出勝國諸賢勿論也先生生短小而督眉目媚秀如
畫今像則已老所謂見其柱德機者非耶

贊曰退兮若不勝澹兮若無求誦其詩以爲白香山
又若以爲蘇眉州聽其談或小吏之黃衣跡其隱則
釣父之羊裘其骨僅一丘而丹青被乎九州者耶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七

十一

姜滄碧公昂字恒頰太倉人生而端凝介特舉進士
出知棗強縣以最聞入爲監察御史嘗上疏論劾方
士李孜省得罪廷杖病起乃以親老乞改南出知河
南府再以親老乞便郡不許疏上至三乞爲郡僚或
州邑博士吏部惜之爲改寧波知府前後將九載請
歸養者復再轉福建左叅政抵家卧不起久之毋壽
終服闋吏部復以叅政起公而公卒矣公所蒞官俱
以廉能稱日取俸廩鬻少魚肉共毋其與妻子則羹
菜相對茹矣時衛帥尚貴盛而浮慕公伺公休沐群
羔鷹布幣踵門則公已從間道易服出矣其不苟取

老而彌篤卽貴勢有力毋敢通關節者有子曰龍負
文武才居官饒聲實而懼讒口以歸後頗不能自檢
於聲色云

贊曰其持已也廉其養民也惠以此循守令夫復何
愧其事上也方其攝下也肅以此名御史夫復何惡
少而嶷然老而蕭然以此稱鄉先生夫復何言

吳遜菴公愈字惟謙水蘖先生凱之子也少而穎敏
強記旣成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久之遷員
外卽卽中進四川叙州知府凡十二年始擢河南右
叅政明年致仕居林下者二十五年而卒年八十四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七

十一

僅少于水蘖公一歲耳其在留曹能持法與中貴人
忤老成慎練爲其長所器重薦之藩臬不果而得叙
州叙爲蜀饒郡然最西偏夷獠雜處公不鄙其人精
心撫字結以恩信衆皆悅從馬湖守安鰲判故土酋
也撫臣以大兵誅之公在行間叅謀畫料敵若指掌
時復用兵貴之都勻轉餉不乏然賞有及有不及公
不以介意在郡九年課農桑興學校戶口滋植風俗
淳美爲諸郡最而業已倦遊矣里居優游自奉養喜
賓客和謹得後進心有女三人歸陸伸文徵明皆名
士而歸王氏者有子同祖以才入中秘皆侍公周旋

以是寬樂終其身

贊曰仕不九卿曰上大夫壽不九袞曰八十餘宅相所貽蘭蕤玉枝父子耆喆爲鄉閭師

劉公纓字與清其先江西之清江人明興隸戎藉爲蘇州衛人公爲御史而有遺以古印章曰鐵柯者因自號以見志生而磊珂奇特及長長身玉立眉目踈秀辭吐琅琅由進士兩令武陵滕邑俱最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福建再按廣東所至有風裁而於廣東尤著還朝借其寮疏論外戚中貴相結爲不法忤旨得杖滿九載擢太僕少卿又三載以僉都御

弇州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七

十三

史撫四川久之哭子成疾歸有薦者復撫四川前後凡六載所綏懷得蕃落心而茂平賊功尤偉有金幣之賜尋以例裁革還朝改撫湖廣爲大璫瑾所憎用蜀事下獄自理得釋仍故官遷南京大理寺卿入爲兵部右侍郎明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凡三上乃得請恩禮周洽居十餘歲值世廟卽位賜羊酒存問乃卒壽八十二祭葬如制公所至有紀述獨不能盡得

鄉曲聲

贊曰疆直自遂宦以有聲雖歷膺仕而無速成老而賜歸桑梓餘榮齟齬鄉曲遂稽易名

陳成齋公瑀字玉汝長洲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累遷刑科都給事中擢大理寺右寺丞轉左進右少卿復轉左爲南京左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前後俱佐臺事兼督操江諸軍以病乞休卒年六十七賜祭葬如例公始起諸生從吳文定公爲古歌詩不屑程式義坐是久困場屋間會試所射策以能悉僻事李文正公拔而寘前列公所居官皆天下雄劇職而自恨不獲用文史顯恒邑邑不樂李公志中蓋言之然其前後能勤勵不失官譽老成明練亦一時巨擘也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七

十四

贊曰公起經術而顯法吏雖本緣飾乃心文事留臺彈壓江介控制豈伊匪雄竟睽初志詩人有言不求不忤

王文恪公鏊字濟之別號守溪學者稱之爲震澤先生吳縣之洞庭人也十五而從父遊太學即以文重公卿間居九年應應天試第一明年會試復第一廷試得第三人及第時論猶謂執政抑之故授翰林編脩蒲考遷侍講脩憲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公居翰林日杜門讀書爲古文章使門者謝客勿通刺卽一見之亦不輕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人愈慕之

久之乃以薦拜侍講學士經筵日講公毋進講至天
理人欲君子小人之互勝輒拳拳致詳 上有所幸
中貴人廣頰導遊西苑左右諫不聽公為講文王不
敢畋遊章 上罷講以謂廣曰講官所指殆若曹耶
好為之自是游益省矣選東宮寮為少詹事兼學士
遷吏部右侍郎所上籌邊八事多見採納會其父憂
歸服除仍故職正德初九卿伏闕上疏請誅中貴人
瑾等召至左順門使宅中人詰所由諸九卿相攝唯
唯獨公以危言繼尚書文後事幾濟而變瑾等業不
知也公遂從廷議以左侍郎兼學士入內閣踰月進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七

十五

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未踰歲超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會公救故尚書文大夏右都
御史一清罪請成廢后吳氏喪稍與瑾意忤而初議
亦微露公益自危乃堅請歸賜璽書給驛與廩良厚
公凡兩典鄉會試其程文為本朝冠海內博士弟子
亡不傳習之而于古文辭在河東廬陵間精簡有法
度凡歸之十四年而 世宗即位舉故事遣行人存
問賜金幣益輿廩一時存問者將十人而公獨上書
且以所著講學勤政篇進優詔報聞卒年七十五贈
太傅所著集二十餘卷今像豐碩而敦鬚強半白衣

麟繡蓋歸田後所寫也

贊曰孝宗以還實始風雅而絃經術如公益寡迨正德時厄同白馬公以相歸卒老婦下完爵完身併以名完匪德之難完福為難俯仰世才寥焉愴歎

吳立齋公洪字禹疇吳江人舉進士為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明允而慈時時出家廩以食長繫者久之擢貴州按察副使毋喪歸服蒲補廣東巡視海道海道故稱利藪公搜其弊且盡又為御史畫策得羨錢數萬緡以廣公署持中官之困官舟者又嘗辨異寃罪妄殺廣人稱之為副使之十二年而轉福

兗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十四

十六

建按察使瀕行聞帥夜走橐珠贖曰公行矣某非有所于毋疑也公笑曰行者贖不有一束書乎而何以珠為立卻之其為福建所治獄畧如廣東嘗以便宜發粟賑建寧延平之餓者入為太僕寺卿久之遷工部右侍郎理易州山厰轉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治鄧寧河之後田宅於中貴人瑾有忤勒致仕致仕之十五年再進階而後卒得壽七十八公卒時諸子山巖皆至大官其後顯者不絕今像自晷而麗為太僕時圖于吳文定邸者也

贊曰嗟乎公一法吏子繼之復廷尉民不寃用長世

司寇吳考及嗣始為郎旋正位慶之餘衍來裔

龔公弘字元之嘉定人也舉成化戊戌進士司理嚴州入為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遷廣東司員外郎司事最劇所治獄大小百五十餘咸當進吏部文選郎中出守交州府以治行卓異與宴賞久之擢浙江右叅政以親老乞歸養凡十三年始起為福建右布政使遷湖廣為左使尋入應天為尹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兼督漕運仍故職為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累疏乞休進尚書致仕卒年七十有六公為人廉潔尤以明慎能剖讞寃獄時人神之所至多

弇州山續稿

卷之四百四十七

十七

惠政當正德中中貴武臣更擅權勢數與公值公行意自若獨不能有所加進退綽如也王父少司馬與公同年碩交而俱有方面勲俱稱天下長者

贊曰懿懿龔公行脩而端政理甫暢而歌考槃歸侍二親菽水承歡起領閩藩載游楚沅遂寄留尹作砥揚瀾玄圭告成公乃即安進大司空歸老之官藹藹桑榆西日未殘進退以道生死毋誓

楊南峯先生諱循吉字君謙吳縣人舉進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敏洽工古文辭居曹事簡好讀書然頗鬱鬱不得志乞改校官便養不許遂請致仕時

年僅三十天下聞而稱之居十二年而上書請復建
文帝號禮曹爲大驚不敢舉其案賴 天子寬仁不
罪也先生旣負高簡癖又好以學窮人徃徃至頰赤
而久廢中不能亡動意顧亡能刷薦之者 武廟南
狩至金陵以名故驛召先生至則命樂府小令試之
且將授伶官職先生大愧私于幸臣得免歸而先生
名大損然其爲僻益甚顧尚書華玉時以藩伯道吳
用一幣贄先生促膝論文事歡如也郡伯爲會折簡
邀顧公先生忽色變起策之出曰野人安敢與郡公
爭客戒其子來曰以前幣置舟所卽返呼之慎無應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七

十八

也顧公尋跡先生徃謝罪竟閉戶不出顧公每舉謂
人過吳不可不造楊先生亦毋易造楊先生先生晚
節益落莫嘗自爲生誌卒年八十九所著有詩文集
金小史吳中徃哲記奚囊雜纂諸書今像如其年尚
猶使人畏之

贊曰才太高跡太寄始而服中而疑終而非噫先生
何所歸

陸公完字全卿長洲人也狀魁梧有巨人之度三十
舉進士卽授監察御史嘗按河南而行部之湯陰夜
夢冕丈夫來見鼻左有黑志次日謁岳忠武王飛廟

廟貌圯矣而像之鼻左微蝕若志者悟而鋤有司一新之復夢前丈夫來鄭重謝已而慘然曰公得無類我乎公後歷臬副長以左僉都御史撫宣府入爲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大盜劉六劉七楊虎齊彥明等剽投山東河南以至畿甸其鋒莫敢當議置帥而公奮請往討之詔以原官提督軍務許便宜行事公鼓舞諸將連摧破之遂追而蹙之大江狼山悉殲其衆自都察院右都御史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再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進加少保公以書生當仗鉞寄節制萬里立功故國遂長中臺董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七

十九

六師領百官威望甚重而其在按察使時爲寧王宸濠所器旣入兵部而王持之以中貴人緹騎帥之挾遂不能堅所守許之復護衛亦有所賅謝最後王反獄株累併逮繫公且繫歎曰武穆之祥其在今矣旣論死末減得戍福建久之卒于戍所年七十公頗讀書通曉文事好集法書名畫之類其功名雖不終尚爲後進喜事者所稱

贊曰疇謂吳兒而不習兵千里一麾前無堅衡入長中臺遂領樞庭保阿統均天子所憑吳閭之間有雲其薨弗慎厥藩棟折榱傾易不終日而介在貞

卷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像贊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礪菴公理字貞甫吳縣人也
舉成化丁未進士久之授南京工科給事中與其僚
先後糾守備太監蔣琮兩廣總鎮安遠侯柳景不法
咸抵罪又抗論輔臣丘文莊公以該博佐剛愎爲學
士則有餘爲宰執則不足時人躋之病告起北戶科
進兵科右以言事失大司馬指大司馬爲冢宰公出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四

一

叅議山東以病乞休進左叅政致仕凡十年起爲南
京鴻臚卿轉太僕卿進右副都御史督操江改撫治
鄖陽公長身瘦勁在諫垣以言事著節居官有聲實
故歸而人頗薦之然以致仕加級法不得起而所善
同年陸太宰特起之又屢得要遷公意不自安乃乞
歸年八十二以老病卒公爲人質直勤儉善議論多
材力有籌筴之畧其治生累貲至巨萬而名不損

贊曰南垣風采東省張施知難而退哲人炳幾再起
九列以佐中司於秩則隆躍者疑之歸而治生計然

我師

江西右布政使諱秩字循伯其先亦卽丘貞子之裔也不知所自從故與余父少司馬公通宗而不名族蓋稱王父曰叔父二十八成進士爲郎久之始遷廣東按察僉事時大瑞瑾責謝賄公獨不賄瑾亦不問爲僉事持法有聲巡按御史瑾黨也欲以聲勢加公不受御史爲屈遷兵備贛州爲副使讞決益精明數擒巨盜遂進江西按察使遷右布政使姚源大盜起公數從事兵間躬冒矢石擒斬無算然不專逞誅僇所撫降者多曰彼亦赤子也時公與同年陸太宰先後官其地皆吳人而皆爲寧王所器重王尤念公至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百零八

二

欲媾姻好公遂巡謝不敢當歸謂其子曰是人也志蒲而氣揚好武事善張大必且爲亂不出十年矣遂以待養歸會暴得疾卒後王果反太宰坐株累抵罪贊曰公有方面勲江西之政與陸齊名而屈於壽其用不究於戲用之不究者乃所以保其身後耶

毛百歲翁者諱弼吾州里舍子也少敦厚無飾言垂九十而其孫少保澄狀元及第當是時少保父已卒而翁老病卧床第間久之得杖乃稍稍起且起且卧耐進粥竟至百歲有司爲立人瑞坊以配少保而後卒正得百歲矣後贈禮部尚書今像殊恠備可畏

贊曰生而百歲人之瑞有孫及第家之瑞秉禮遵義

天下瑞

毛文簡公澄字憲清號白齋晚更曰三江吾州人也
舉進士第一人爲翰林脩撰脩會典成進右春坊右
諭德侍 東宮講讀以登極 恩進左庶子兼侍讀

爲 經筵日講官賜金帶母喪歸尋以中人瑾摘會
典誤落左庶子服除仍侍讀明年遷侍講學士又明
年進學士掌院事教習庶吉士擢吏部右侍郎轉左
侍郎進禮部尚書賜玉帶正德末充奉迎使與大學
士儲迎 今上於興邸賜白金千兩綵幣十有副尋

金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八

三

加太子太保錄世蔭錦衣指揮固辭久之乞休加太
子太傅道卒贈少保公孝友天篤性簡易不設城府
好推轂賢士大夫迨問之則曰吾不記也至其所職
司乃介然見勇氣議慘宸濠發王書告廟一以故典
行之又嘗與王大司馬瓊廷諍脫彭總制於死當推
冢宰力辭之而以薦喬莊簡公追崇 獻皇帝禮議
起公與楊文忠諸公力持數四至觸 天怒不爲阻
迨公歸而後禮成識者謂亡論禮是非公幾不足而
忠有餘矣

贊曰言若不出口而折羣喙貌若不勝衣而樹孤砥

步武卿相而守若處子出入旒夏而視猶閭里其
爲用而剛爲體者耶

吳文端公一鵬字南夫長洲人也弘治中舉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授編脩預脩通鑑纂要滿考進侍講充
經筵講官預脩孝廟實錄成當遷時中貴人瑾怒
公等不時謁用擴充政務調遷公南京刑部員外郎
轉禮部郎中瑾伏法公仍爲侍講以久次遷侍講學
士出爲南京國子祭酒轉太常寺卿仍南京世宗
初始召拜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奉詔使安陸題

獻皇帝神主竣事賜金幣尋以左侍郎兼翰林學士

兼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四十八

四

掌詹事府典內制脩武廟實錄完賜金幣優等進
尚書予告歸省還出理部事再加太子少保南京吏
部尚書垂一考乞致仕許之給輿廩有加公貌穎秀
而龐饒器量寬然長者爲文亦典腴有成弘間風居
翰林垂二十年不遷而以史成得南曹郎尚書以下
多故舊踟躕不安公抱案自若學士故不當祭酒祭
酒不當南公得南祭酒祭酒不當南太常公得南太
常南太常不當久公獨久尚書典內制不當出理部
公獨出理部禮部尚書非得罪不南公以遷命南人
皆爲不平且意有沮之者公亦不以形辭色歸凡十

四年而後卒卒之歲得八十有三贈太子太保予祭
葬

贊曰以恬養資不求速榮以樸養文不求速稱八座
青宮旣豐且亨八表文端遐考令名譬彼大河不匱
不盈

祁州守天方張先生安甫字汝勉篠菴先生之從子
也先生生而秀朗工屬文登弘治庚戌進士授祁州
守以節惠著聲論最當擢會丁毋憂歸服除意不欲
出曰仕爲親養耳親今安在徘徊久之乃上疏乞休
馬端肅公在冢宰異之曰宦垂就而弃若脫屣真恬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百四十八

五

士也特奏進二級有金緋先生鑿方池築亭其上因
自號天方環植卉竹左圖右書吟哦其間意豁如也
先生優游里居餘三十年而子寔復貴又能弃官侍
養以故益自寬於吳越各山水無不游游輒有題咏
若馬鞍澱山巴城諸勝固凡案間物耳先生瀟洒自
得與人處和而不流公府居間盡絕以故晚節望益
尊時與大司寇周康僖公齊稱而先生獨不以位顯
年八十四元旦忽謂寔吾其歸乎蓋三月而示微疾
臨終翛然若脫者邑與祁俱有祠

贊曰仕而逸民吏而葆真挫名名依抑志志伸匪道

匪釋消搖自在游方之內亦游方之外彭澤恨天香
山慙貴所不殊者坦中無累

祝京兆先生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枝指故自號
枝山又曰枝指道人先生天質穎絕讀書目數行俱
下於古載籍靡所不該泐自其爲博士弟子則以文
辭稱而不能致深湛之思以故雅鄭時揉錯然至成
弘際名能復古者先生蓋先登矣書法魏晉六朝至
顏蘇米趙無所不精詣而晚節尤橫放自喜故當爲
明興第一爲人好酒色六博不檢勵頗不受方內士
賞許其令興寧政術顧時時以嗜好奪之遷應天府
甬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六

六

通判致仕所著祝子通祝子雜罪知蚕衣浮物記語
恠蘇材小慕興寧志合詩文數百卷卒年六十七今
像乃朝衣冠老矣而尚腴澤或云不能全類之

贊曰先生之文縷古餘今其爲詩歌庀景匠心獨於
入法形而下者蠕蠕十指若役造化超明轍宋與唐
上下跌宕沈冥景純斯亞

都南濠先生穆字玄敬由丹陽徙爲吳縣人先生生
而嗜學能爲古文辭數奇不得補博士弟子教授里
中時吳文定公以少宰憂歸里奇而言之撫臣何公
提學林公檄入應天試遂中式又三年而成進士授

工部都水主事改南兵部武庫已遷虞衡員外郎進
主客郎中年五十四乞休吏部賢之爲請於上以太
僕少卿致仕又十四年而卒先生爲郎數奉使必
游游必凌幽險探奇勝攷究掌故搜金石古文摹搨
抄錄亡少挂漏歸老之日門無雜賓竈不突烟意澹
如也惟日以雙詩著述爲事卒之日家唯藏書數十
卷所著有南濠詩畧文跋詩話賓話玉壺水聽雨紀
談周易考異史外類鈔金薤琳瑯學士大夫爭購而
藏之以爲帳中秘今像雖冠進賢服金紫居然一山
澤臞也

弇州山續稿

卷之三百四十八

七

贊曰強仕而儒以爲數奇誰與辟之俾歌賓詩婆娑
一官未老乞歸誰與旌之俾易金緋難進易退其容
淵淵博學多識其腹便便末路翁訾疇白疇堅猗歟
先生獨全其天

唐六如先生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吳縣之吳趨里人
以諸生舉鄉試第一當赴會試而有所同載者以賄
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爲吏謝弗就先生材高少嗜聲
色旣坐廢見以爲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寧
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爲清狂不慧以免卒年五
十四先生之始爲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

冀托於風人之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盡品高甚
在五代北宋間今像頗質而野顧猶襲太學衣裾若
重戴者可悲也

贊曰奪汝薦冒以掾汝何惡讒面醜樸其外文其中
咄惜哉以樂窮以窮工藝乃終

朱恭靖公希周字懋忠其先崑山人徙居吳公初釋
褐爲翰林脩撰脩會典成遷侍讀久之中人瑾矯制
奪侍讀仍爲脩撰再以實錄完復侍讀進侍讀學士
遷南京吏部右侍郎轉禮部再轉左侍郎進南京吏
部尚書公敦謹誠厚性自規矩以狀元及第六品二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百四十八

八

十年不遷意澹如也佐禮部屬大禮垂成諸輔臣相
繼罷去公猶持舊說婁忤上旨時方貴操切而公
司大察而科臣無與者或謂公私之故公抗章自辨
言科臣故應考者少即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
言路嫌而誅責之尤不可且臣老不稱職唯有去耳
上雖難公去而公意益決温旨給夫廩良厚公歸近
三十年中外薦者近百疏竟不起公之爲恭敬雖匹
婦孺子毋敢慢取予卽一介不苟吳俗薄而內嚴異
公有不善曰吾何以見朱公其黠者曰秘之幸毋使
公知也公舉狀元以丙辰猶及見新丙辰狀元而後

卒卒之年八十有四賜祭葬贈太子少保今像頽然一翁而謙謙抑抑小物克勤之意可掬

贊曰公之乞歸威鳳漸鴻天下儀之公爲長者祥麟騶虞天下化之無用之用其用乃弘公存吳重公歿吳輕豈惟吳輕世悲老成

周康僖公倫字伯明別號貞菴崑山人中弘治丙辰會試歸葬其祖母以已未廷試除保定新安令有政聲入爲監察御史時武廟初即位所上封事多剴

切巡居庸關以憂歸服除補故官出按山西還掌諸道老成不阿激遷南京大理寺承久之爲大理右少

弇州人續稿

卷之三百四十八

九

卿尋擢都察院右僉都憲史佐院事復以憂歸服除起佐南院提督操江尋轉右副都御史佐院如故遷南工部右侍郎俄改兵部右侍郎時上欲振風紀以大學士張公璉掌都察院而公佐之轉左侍郎尋進南刑部尚書未上召爲刑部尚書時大學士桂公萼去位而給事中應奎粲所論桂客李鶴鳴等事頗有連同去位者張公至天津而返好謂公桂亦行返矣爲寬鶴鳴獄以待公謝不敢旬日南刑部尚書缺推左侍郎許公讚內批以公補南而許公代之公居南刑部無害以七十乞休不允尋得請致仕里居凡

十年而卒贈太子少保公之歸頗與其鄉里老人爲詩酒社善大書有眉山豫章風骨當是時天下以公爲長者而亟用之所至少官謫然不能如其子精覈成名法家

贊曰當公之前務于抗人主以伸三尺當公之後務屈其三尺以希人主色公劑其間不隨不激幸而非久乃獲完璧然所謂康者淵源流通公則近之而至於僖之小心畏忌則不若靖之寬樂令終也耶

文衡山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云故丞相天祥裔也避其祖璧諱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十六而父溫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八

十

州公林歿於官郡寮合數百金賻先生卻之曰孤不欲以生污逝者旣服除補諸生下帷讀書恒至丙夜而以其才侷及諸稅文及書繪皆精絕先生所嚴事故吳尚書寬李太僕應禎沈周先生而友祝允明唐寅徐禎卿吳徐工古文歌詩吳又能書李祝工書祝又能古文歌詩沈唐工繪事又能歌詩而皆推讓先生以爲不可及先生小隸師右軍父子古隸師鍾梁畫師龍眠吳興尤精絕詩得中晚唐格外趣獨于文取達而已而其試亦不利久困諸生中甫貢而臺使者薦之試吏部得翰林待詔預脩史史成賜金幣時

故相楊文襄公張文忠公皆貴用事爭欲客公而公不往亡何致其事歸先生歸而以翰墨自娛造請尸屨長蒲顧所許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卽強之竟日不倦其他郡國守相貴戚連車騎富人子行珍寶里門外不能博一赫號而先生所最不輕許者藩王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蓋正德中寧邸以厚幣聘先生固謝不肯往未幾寧敗天下稱之先生暇則一出遊近地佳山水所至奉迎恐後居間客過從焚香煮茗談古書畫彞鼎品水石道吳中耆舊使人忘返如是者餘三十年年九十而卒卒時猶爲人書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六

十一

志石停筆栩栩然若蝶化者人以爲仙去不死也余故嘗識先生今像最逼真

贊曰先生之才以迨書繪庶幾吳興所獨勝者高蹈蚤引卒完厥名先生之詩以逮壽考小喻務觀所尤勝者不以文事受役平原能使吳雅能使吳敦能使吳重誰言不用不用之用斯其爲用

盛值菴公應期字斯徵寅之後也徙家長洲二十成進士授都水主事治濟寧開公始爲持法矯伉鄉人吳少宰寬過而稽故之旬日吳公不以爲忤公自是益發舒戚里近倖有挾私物者輒沒之時中貴人李

廣憑 上寵橫甚其家人懼公威投澁水中以是群

愬公廣怒嗾其黨秦文誣公逮下錦衣獄謫丞雲南
安寧驛擢祿豐令稍遷順慶通判奔父喪歸服除爲
長沙府同知進雲南按察僉事分巡金滄道公前後
所蒞以公疆廉節稱其在金滄尤能折土酋角坐持
鎮守中貴人梁裕姦私爲所中復逮下錦衣獄諸大
臣言官救之得釋而前已進其省副使乃之任超爲
河南按察使歷河南右布政使以至左公復與鎮守
中貴人廖變軌伺得其陰將論之變伏乃已時 武
皇帝幸榆林公不加賦而供張悉僞幸帥彬從欲有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八

十二

所苛責公不應卒亦不能害也云何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撫四川平天全招討高文林及流賊謝文義
亂璽書褒獎賜金幣以繼毋喪歸服除起撫江西有
惠政進兵部右侍郎仍兼副都御史督兩廣軍事公
至欲以氣壓節帥監軍且大有所振刷而謗起矣尋
破歸善賊及思恩土酋後先斬首虜二千二百俘半
之方論功而公以避言得改工部右侍郎理易州山
廠乃謝病歸河決徐沛特起公都察院右都御史治
之公上議四策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土流而
殺之濬者濬故道而順之築者築長堤而障之改者

改則地而不與之爭詔曰可其以春和興而公業用
便宜行事大調兵夫儼上言者援詔書劾公不待旨
輒發盛冬困吏士冰雪間上怒奪公職歸凡七年
以廟恩復致仕尋卒年六十餘公氣砭砭不肯屈
下人其數蹟也或望之故然不能不思其材也今像
亦稱是

贊曰是爲直臣於弘治爲材臣於嘉靖之世夫以君
仁則臣直君明則臣材能一伸之而不能竟者何哉
蔡林屋先生羽字九逵居吳縣之洞庭西山因自號
林屋山人先生生而警穎能讀古文奇書既長工屬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八

七

文又能爲歌詩高自標榜以爲韓柳不足言吾所撰
著先秦兩漢少陵不足言吾于篇章建安西京或謂
稍近濃雋不至吳中單薄者而已正行書亦遒勁間
臨蘭亭十七帖人或從傍指擿其離者先生曰不然
吾非臨右軍吾乃教之爲諸生與文待詔徵明齊名
而已他秬不盡能頡頏其外若相善內不伏也爲諸
生者四十年而貢以太學上舍就選人尚書意憐之
曰此故蔡生耶授南京翰林孔目二載致仕歸卒年
七十餘無子今像目稜而頤張鬚蝟磔老矣而氣不

衰

贊曰士有顯晦兮造物權之爲文慕古兮誰則憐之
躑躅予而竟弗前侘傺兮而猶自憐歸來兮西洞庭
之石田

顧東橋先生者諱璘字華玉其先吳縣人也徙家留
都爲江寧人先生二十一成進士爲歌詩與劉麟元
瑞朱應登升之齊名曰江東三才子由卽署出守開
封坐累謫入爲南京吏部郎復守台州歷藩臬所至
有聲實自山西臬再遷浙江左布政使轉巡撫山西
右副都御史引疾乞休吏部言其太驟以布政使致
仕先生居閒無事多縱游山水間觴詠自適者十餘

弇州文續稿

卷之百四十八

十四

年而始起家巡撫湖廣入爲吏部右侍郎以督顯陵
工留爲工部左侍郎兼都御史陵工成進尚書兼脩
承天大誌先生開局聘楚故名士宦廢者王廷陳顏
木王格分任之書成乃不稱 旨遷南京刑部尚書
被論致仕卒所著有息園諸集若干卷先生詩富才
情格不必盡古而以風調勝往往膾炙人口文小弱
然亦宛宛雅趣延接名流如恐失之有弟璫以按察
副使謝病歸才不能如先生而峭厲過焉

贊曰弘正之間天昌厥辭李何倡之邊王翼之跼跋
中原江左其誰昌穀後勁公乃先馳騁麗才情紆徐

規矩六季風流鮑庶幾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虞山陳公察字原習常熟人

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入爲監察御史按滇蜀久之遷
大僕少卿謫潮州府教授復爲信州倅晉浙江按察
僉事俄超副使遂遷山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浙
江左布政使入爲光祿寺卿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提督南贛汀漳軍務乞休歸卒年八十三公爲人短

小精悍負直節慷慨喜事其爲御史數上章阻上

巡幸建皇儲條數中貴人不法再奪歲奉最後上

廷鞠給事中楊言怒甚公忽大呼曰臣願代楊言死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四八

十五

上目攝公不爲阻退而奏書極論之上竟不罪也

其遷大僕再六十矣而猶薦代人太僕例不當薦代

人故謫所居官青衫款段再日一肉按覈墨吏若佞

歸而僻居監司守令過從者時出所飯麥飯佐以微

藿而強進之又作吳語刺刺是非不少借以後進謁

公者少有能得公色以故相率指摘公謂非情實余

謁公公老矣強而談死節礪行之士猶目張齒擊云

贊曰公在國兮咸以爲司直兮歸里兮或以爲不詭

兮寧矯而徧兮毋瓦全兮寧無理口兮內無疚兮

周恭肅公用字行之別號白川吳江人舉進士授行

人擢南京兵科給事中遷廣東左叅議轉山東按察副使治臨清兵備進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遂以右副都御史鎮南贛入佐理臺事遷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下除南刑部右侍郎尋遷右都御史長南臺爲南工部尚書改刑部太廟灾乞休里居者十載而以工部尚書召理河道改督漕運入爲左都御史長臺事滿二品加太子少保尋改吏部尚書卒於官贈太子太保公有文行其爲給事中侃侃不失職然亦不激詭所歷方面杖節領鎮俱以廉勤幹濟稱爲侍郎四掌部事縉紳賢之坐尚書銜所嫁禍下除公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八

十一

默默不自明以是益信其爲長者晚而秉憲握銓天下想望風采凡再司內外察見斥者不能脩怨當是時貴溪分宜二相勢交軋公處之寬如也可謂高朗令終者夫

贊曰才不見長善無近名力雄萬夫外若不勝于垣于臺于鑑于衡是以令終顯融昭明吳江之清公與俱清吳江之平公與俱平

顧文康公鼎臣初名同以夢改今名字九和別號未齋崑山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預脩孝廟實錄遷侍講轉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世宗初爲經

筵日講官移疾予告久之病良已復官尋遷翰林院
學士掌院事明年超拜詹事府詹事學士如故久之
遷禮部右侍郎尋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進禮
部尚書兼掌如故屢教庶吉士監錄 累朝寶訓實
錄成加太子太保主考官會試進兼文淵閣大學士皇
天冊表禮成加少保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學士上
南巡狩承天公佐 皇太子監國其敕公有內自禁
掖外而都城及邊藩并大小百司庶務悉以付卿語
蓋皇太子方幼冲上所以寄之于古亡兩云公長七
尺虬鬚虎顧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鍾性跣弛好聲酒
及內人或以風之意殊弗屑也自其在班行 上固
以目屬之及進講益稱旨亟欲大拜而為故相孚敬
所阻止然 上內憐公即言路見枰射愈苦愈不聽
也前後所賜白玉金寶束帶麒麟飛魚蟒服御書銀
章金綺食物不可勝計公以病噎在告久之乃卒年
六十有八贈太保賜祭及葬遣官護其喪歸所著有
詩文雜集合奏議凡若干卷公不好脩鄉曲名以故
少稱者而其所疏築邑城丈田均賦久而見其利始
思之為疏乞專祠以祀詔曰可

贊曰高文大篇虎顧虬髯為多士魁為大臣師晚而

登庸爲 帝所廢屯膏未施誰其尼之則壤城城沒
始見祠

魏恭簡公校字子才崑山之真義里人弱冠舉鄉試
其明年舉會試皆高等尋授南京刑部主事進郎中
移疾歸召爲兵部職方郎中不赴居久之起爲廣東
按察副使提督學校父憂歸服除調補贛州兵備副
使乞休再補河南按察副使仍提督學校入爲大理
少卿改國子祭酒以進講忤 旨調太常少卿進本
寺卿提督四夷館遂致仕中外交薦皆不起卒年六
十一贈禮部右侍郎公始在郎曹時與故大司馬胡
弇州人續稿

卷之三十四

十八

永清李立卿爲經濟之學已與故少宰余子積爲身
心之學居恒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近之其
大要在主敬而敦踐履天下盛行王氏學公與之不
甚合而其召用也實出故相萼當是時故相聰忌而
排之唯 上亦以公迂不復用也公卒之日天下信
以爲賢長者而學廢不傳久矣余嘗獲侍公儼若寺
所塑阿羅漢者今像僅志其大都耳

贊曰主敬之學寔程叔子而公奉之務敦踐履凡所
著書亡適非體是故講筵垂用而尼道之不行公其
已矣此泚而微寧不悲只

徐迪功先生禎卿字昌穀吾州人也而徙於郡先生
自爲諸生卽與唐寅文壁相唱酬有名而其語高者
上彷彿齊梁下亦不失溫李以爲快既成進士始與
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善而夢陽稍規之古自是
格驟變而上操縱六代而出入於景龍開元間初若
要駕不受馮徐而察其步驟開闢鮮不中繩墨者當
是時吾邑獨先生能狎主中原盟而惜其蚤死不
獲持牛耳然迪功集談藝錄亦足以雄矣先生爲進
士時上忽使中貴人問先生與陸深名顧深得館
選先生弗得也授大理寺左寺副居久之鬱鬱不得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百四十八

九

志乞徙南便養而會以失囚改國子監博士以貧病
卒年僅三十三時王文成公守仁爲吏部郎初與其
儕談道先生驟見而悅之亡何卒王公爲志銘意若
欲當先生師而謂其詩與談藝錄皆非其至者操觚
之士爭笑之先生貌戍削血不華色非飯顆吟瘦將
亦通眉長瓜之倫也故不如以詩名吐納何益矣王
公語尤誕不情

贊曰詩途百端其流相傾餽釘爲工酬押驚聲弱者
萎爾強者憑陵吳之不兢夫豈才情天發神秀乃鍾
先生孤鶴嘹唳威鳳騫騰蛾眉新月萬古春水惜哉

中天竟寒齊盟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八

三



09956

中天竟寒齊盟

